浙江圖書館

左氏之學儒林傳經典序錄言之詳矣二千餘年黃童白叟知

浙江圖書館

左氏之學儒林傳經典序録言之詳矣二千餘年黄童白叟知
呻吟而抄括之然其學若明若滅若存若佚若亡國之社其神
不靈若樹之枿雖春不榮塊然于天壤終無人窺其撰述之旨
得一二微言妙義曉然爲輔翼乎周公孔子而千世一范者則
俗學顯排之邪説陰敗之鄙夫小生中其毒厭不嘗傳尸鬼病
嗚呼可憫也已爲左氏厄者有四焉始也一經一傳闕而不宣
學士端居匡坐懷不能已竊自耳剽口傳以遺時日遂有公羊
穀梁騶夾氏之異爲一王之法制爲學官之祭酒始願豈及此
哉然漢之賤儒喜其書短而易習義淺而易推則羣居黙竄傳
致雜術以蠱世主以脅後生胡母生之徒生高美禄没有榮
名羣不逞者戟腕咶舌而起矣假左氏得行其好醜譬諸二八

浙江圖書館

妙妹與夫盲母狗也彼復何所容其喙青青子衿不將操瓢而行乞哉誠不能不出死力以排之至范升何休而猖獗極矣其厄一也然其書雖不立于學官通材大師猶遞相傳習其訓故雖未由發聖師之蘊與但守章句數名物待明智者自得之固無傷乎左氏之書也有杜預者起紈綺之家習篡殺之俗無王肅之才學而慕其鑿空乃絕智決防以肆其猖狂無藉之說是其于左氏如蟹之敗漆蠅之汙白其義埋沒于鳴沙礁石中而杜預之妖焰為雞為狗且蓬蓬于垣次矣其厄二也江左輕浮學尚王杜中原敦龐師仍鄭服三百年中崔靈恩衞冀隆諸人猶能闢其口而奪之氣孔穎達者憒國之謟子也楞然無所得于漢學蜣蜋之智奉偽孔氏與杜預而甘且旨焉排擊鄭服不

遺餘力于是服氏之學始歇終亡而杜預之義赫然杲日之中天其厄三也自後博士倚席不講人心益儇恐纔辨章頭便欲掎人之短揚己之長啖助趙匡陸質劉敞之流哆然兵筆弱弓蒿箭競以左氏為質的經世大典或手附枝綴朊甚者以為蠹心喪志學者搖手不敢窺反不如杜預顏籀之涕唾猶時時吮咽南宋習尚亦何可言幸而不亡蓋宏辭從橐應官之文勾其膏馥耳元明來此制一廢而士大夫真目不識丁矣其大厄四也禮者奠天下之磐石也禮廢則天子無以治萬邦諸侯無以治四境卿大夫無以治一家時則下陵上僭亂華亡國破家殺身如償券孔子傷之欲返諸禮而無其位故因春秋以見意以為修整于既往其名福祥也如彼勃亂于當今則嬰毒禍也如

此左氏親受指歸故于禮之源流得失反復致詳焉周公孔子治道之窮通萃于一書若其勸懲之旨則婉而多風矣時以為君子則君子之時以為善則善之冀此心默喻于千載謹守遜言之戒以全春秋付託之重然其以禮愛護君父不已深切著明哉禁奈何杜預以罔利之徒懵不知禮文者蹶然為之解儼然行于世害人心滅天理為左氏之巨蠹後生曾不之察騰杜預之義而播左氏之疵左氏寍受焉亦見其麤中薄植一魏晉之妄人莫覺莫悟何有于古學哉區區之衷久懷憤懣遂補注十二卷發明婉約之旨臚陳典章之要象緯堪輿之細碎亦附見焉注疏之謬逐條糾駁各見于卷則左氏之沈冤稍白杜預之醜狀悉彰其么麽蠢類横蠛左氏殆不足辨不悉著若夫百家

傳聞衆言淆亂與公羊穀梁司馬遷事辭之悖謬別為考異不列茲編噫嘻昔者賈逵之訟左不盡括左氏之長劉炫之規杜又不足仆杜預之短是以芳烈不揚休赤臭未末殺小子何人敢與茲事將前哲之所啟牖乎今險忮刻薄之人有竊鑽何休之餘竅以註誤梧子何不仁之甚也蓋

聖世之賊民而已矣道光元年辛巳季夏敘

浙江圖書館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一

吳 沈欽韓文起學

元年繼室以聲子雜記所謂攝女君也白虎通說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簒殺也祭宗廟攝而已按大夫而下繼室有為嫡者故喪服之繼母如母曾子問宗子雖年七十無無主婦天子諸侯不再娶故繼室而非嫡昭三年傳少姜有寵而死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是妾死繼往者猶謂之繼室知繼室非嫡也

元年之賵雜記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黃大路于中庭此諸侯相賵之制天子賵諸侯亦如是也

浙江圖書館

鄭武公史記武公名掘突譙周云名突滑
故名曰寤生史記注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
太叔段按史記云生之難此寤生之解明矣又風俗通云俗說
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終老
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應劭說亦近是如杜解則寤寐
中便已生子較后稷之先生如達文王之溲于少牢殆又易之
姜氏當鍾愛何為惡之乎寤與啎同呂覽明理篇長短頡啎注
啎逆也說文啎逆也亦通作悟韓非子說難大意無所拂忤韓
非傳作大忠無所拂悟司馬貞索隱云不拂牾于君張守節正
義拂悟當為咈忤古字假借耳顧廣圻韓非子識誤云列女傳
不拂不寤亦用寤字呂覽蕩兵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新序

雜事篇衛靈公蹴然寤然失位皆啎字之義禮記哀公問午其衆注逆其衆王肅本作迕是午啎寤皆通啎也凡從此聲者其義並通士喪禮下篇無器則捂受之疏云捂即逆也劉熙釋名女青徐州曰娪娪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此其證也今生子有足先出者妨產婦即謂之逆生也

號叔死焉竹書紀年平王四年鄭人滅號

小九之一周書作雒解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惠棟曰不舉中者從可知

國不堪貳坊記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唯卜之日稱二君注不貳不自貳于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二當為貳惟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于秦命其大夫歸

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　欽韓按二五尊卑大易明文別嫌明疑
春秋法戒故公子呂云國不堪貳疏謂兩屬則賦役倍而國人
不堪是以長處為淺見矣

不義不暱說文䵒黏也引傳不義不䵒或作䵑杜子春作昵疏
引左傳亦非昵孔傳昵近也馬融云昵考也考于祖為近為親
此作暱非體說文暱日近也引昭二十五年傳私降暱宴此言
所謂不義則人無肯親附與下京叛叔段相應杜注非是

君之羹顧炎武曰爾雅肉謂之羹故云未嘗君之羹按杜預以
羹為賜賤官之常若賜賤官則以肉體取盡飽所謂賤者所賤
骨周語戎狄則有體薦何得只啜羹也禮經自鄉飲酒至少牢
饋食曰羹定曰羹飪皆是所殺之肉體又聘禮記云賜饔惟羹

餼注謂餼一牢也豈可盡以盛鉶者當之乎若然則頴考叔食
舍肉一語為贅矣
弔生不及哀士喪禮下篇既窆主人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
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蓋前乎此皆營死者之事反而亡焉失之
矣於是為甚故賓乃弔生者經文云就次猶朝夕哭猶者猶既
殯之朝夕哭也喪服疏云既殯以後卒哭祭以前阼階之下為
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按其時雖不代哭甚哀未殺故為哭
三無時之一傳文所謂及哀者即是此時以卒哭祭為限也喪
服疏又云凡喪服以冠為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
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冠八
升也又虞禮記卒哭祭餞尸畢丈夫說絰帶於廟門外婦人說

首絰不說帶所謂卒哭後變麻服葛只是男子易腰帶以葛婦人易首絰以葛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麻不易也其負版衰裳練祭猶服大祥祭畢始焚之耳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杜預謂天子諸侯既葬無服非聖無法古今之罪人也

有蜚政和證類本學（草）飛廉一名負盤蜀人食之辛辣也如蝗蟲別錄云形似蠶蛾腹下赤八九月多入人家屋裏逃寒有兩三種以作廉薑氣者為真南人噉之又夜行一名負盤即竊氣盤蟲名字及蟲相似終非一物按爾雅注蜚即負盤臭蟲似當為竊氣盤蟲

二年夫人子氏薨穀梁傳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疏云穀梁知是隱公之妻者以隱推讓據其為君

浙江圖書館

而亦稱公故其妻亦稱夫人也夫既不葬故其妻亦不葬按左氏無明文說左氏者以子氏未薨已謂之桓母耳當從穀梁說〔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顧棟高大事表穀梁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杜以春秋日食皆在朔故于去年十二月置閏若移此閏于今年二月而以己巳爲二月晦則于穀梁之說合矣蓋今法日食必於合朔而古法䟽或有食晦日者漢晉時猶然欽韓按顧說非也元之歷志姜岌晉書志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秝校春秋日食之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今授時秝推之是歲三月己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三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又隋書秝志劉孝孫云春秋經八食並無朔字今以甲子元秝推筭俱是朔日丘

明受經于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比年二月已巳食推合巳巳朔唐志大衍合朔議曰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丘明為是然依左氏例本無先後食法顧氏引入異家之論為左氏疻痏也

傳不反哭于寢杜預云自墓反虞于正寢疏依和其謬按既夕禮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立婦人拾踊送賓于門外遂適殯宮送賓出後乃云適殯宮明上文升西階為廟所以先反哭于廟者當尸柩遣奠時已在廟朝廟先禰而後祖故反哭就其最後行處鄭云反哭者于其祖廟是也檀弓曰中而虞反哭升堂主婦入于室孔疏恐人俠堂與室為正寢故云此皆謂在廟也是禮經皆謂反哭于廟傳云哭于寢寢即廟耳猶諸殯宮本是寢

而雜記云至于廟門注云廟所殯宮以尸柩所在故寢可謂之廟祖廟以酌奠在室故廟亦可謂之寢月令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是也杜預以為正寢不知寢廟通稱也士虞禮側亨于廟門之外主人即位如反哭位疏云迎魂而反神送在寢故以寢為廟虞于中祭之是虞與反哭異所矣

君子曰趙汸左傳補注曰凡傳中所引君子曰義皆膚淺左氏之陋見也殿本注疏攷證臣照按君子之稱或以德或以位左氏所為君子曰者謂其時所謂君子其人者皆如是云云也非左氏意以如是云云者乃可稱君子之論也後儒每忘却左氏之書以紀事而以是為左氏論事往往訾謷之亦惑矣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皆直書其事而時勢與義理並著如孔子之不

得不作春秋也　欽韓按此論最善讀左傳者也

能眕者釋言眕重也郭云謂厚重說文眕目有所限而止也

四年修先君之怨服氏以先君為莊公孔疏引衛世家稱桓公十六年乃為州吁所弒則隱三年鄭人伐衛當桓之世按疏但據傳一年之文耳惠云州吁弒桓而稱先君無是理也先君之怨在春秋前明矣

敝邑以賦論語孔注賦兵也杜預謂賦調非

衆仲潛夫論志氏姓篇魯公之族有衆氏

而棼之也說文棼複屋棟也廣疋釋室棼閣也非此義蓋借棼為紛亂耳書呂刑泯泯棼棼疏云棼棼同惡是亦有雜亂之義也

浙江圖書館

敗鄭徒兵傳言諸侯之所敗者唯徒兵見鄭之未大創也杜何
從知其必不車戰
年五則公不射惠云此指祭祀射牲按此謂田獵上殺也詳王制
及毛詩傳
大夫四士二按論語馬融注佾列也八人為列是大夫以下亦
以八人為列服氏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為四八三十二
士為二八十六者是也杜用何休說非也宋書樂志元嘉十五
年太常傅隆云夫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
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二者減其二列爾杜預以為
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顧炎武云襄十一年
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

疏以為舞勢取方故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至邢昺為
論語疏反援何杜之説以亂馬注殊不思士之四人趨得方勢
于何見綴兆行列耶
六年宋人取長葛劉敞曰按前圍今取諸家並云一役杜氏分為
兩役非
不蔇說文蔇草多貌此訓為至廣疋不載蓋與暨通釋元應一
切經音義字林暨及也亦至也韋昭周語注暨至也莊九年傳
盟于蔇穀梁非暨
七年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主國致幣有二事聘禮賓至近郊君
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用乘皮束錦儐勞者此一事也賓事畢
即館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大夫奉束帛賓受幣致大夫乘

馬束錦此又一事也然皆主先而賓酬非此發幣之事至歸饔餼之明日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致命（致其命也）君降出又請面如覿君之幣（賓之幣）私覿畢乃餼賓此所謂發幣于公卿也主人朝服迎門外再拜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再拜受幣此敬賓之禮而凡伯不然故戎嫌之

年先配而後祖賈逵以為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鄭衆以配為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皆與禮文不合鄭康成以為軷道之祖又與傳先言入鄭者不合杜預謂忽不先告祖廟而行則陳鍼子既非目擊安得方來譏之愚按聘禮大夫之出既釋幣于禰其反也復告至于禰忽受君父醮子之命于廟以逆其婦反不告至徑安配匹始行廟見之禮是為墮成

命而誣其祖
九年傳乃可以逞方言逞苦了快也此言可以逞我之志
十年討不庭諸侯職貢充庭覲禮庭實惟國所有不庭者不修職
貢也庭與甯聲同大戴記投壺篇嗟爾不甯侯為爾不朝于王
所故亢而射女孔廣森曰諸侯不臣謂之不甯惠云釋詁庭直
也謂諸侯之不直者
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傳義謂諸侯有功則加地進爵
鄭能推其功于魯以王爵勞之合于正體尚書大傳命諸侯得
專征而歸其地于天子
十一年薛庶姓也為婚姻者謂之異姓鄭注禮記大傳云異姓謂
來嫁者也司儀注云庶姓無親者也

工謂之度（則度之）釋器木謂之劇郭注引傳亦非劇虞疋釋詁劇分也
周之宗盟賈逵以宗為尊服虔以為同宗之盟孫毓以為宗伯
屬官掌非（作）盟宗（詛）之載辭按夏見曰宗鄭云宗尊也欲其尊王同
盟亦是尊王之事宗尊字古本通左傳伯宗穀梁傳非（作）伯尊字
林宗尊也宗盟亦謂主盟賈義是也
及大逵釋宮九達謂之逵此云大逵當從爾雅宣十二年傳至
于逵路或乃考工記之經涂九軌耳詩疏謂周禮經涂九軌不
名曰逵杜注與爾雅不合
許莊公奔衛杜預云奔不書兵亂遁逃未知所在按國君出奔
甯有不知蹤跡若實不知所往傳又何以言之知經不書實是
史文所畧耳

居許東偏元和志東偏城在許州長葛縣東北五里許叔所居
即此城寰宇記今有東西兩城按西偏東偏當即許之國都漢
為許縣魏為許昌宋省入長社縣宋史地理志熙甯四年省許田縣為鎮入長社在今
許州東三十里長葛本是鄭地在州西北五十里地勢濶遠何
得謂之居許東偏地志不通往往類此
餬其口方言餬寄也或曰寓寄食為餬
卒出豭行出犬雞言若卒若行各以豭犬雞為詛也小足何人
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斯滅也又盡也
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上十二邑本非王地王弗能有虛以優鄭
鄭亦弗能有而空失故采地此失八柄之馭不能服人之一端
也假令鄭託王命興師以與蘇氏爭地是教其相賊害豈所以

鎮撫字內傳意雖未及德可以推之

不度德說文德外得於人內得于己也釋名德得也得事宜也

鄭莊能自用其威福息故不如也

有死者言　有死者又非首惡也顧炎武云非有名位之人如

司馬昭之族成濟

桓公元年　公即位周官宗伯注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古者

立位同字然此人旁即是杜預妄改古文

傳美而豔說文豔好而長也从豐豐大也淮南精神獻公豔驪

姬之美注好體曰豔與說文義同按此豔當非䜋（作歆）豔之義郊特

牲疏云䜋（歆）豔是愛敬之言

二年孔父穀梁傳孔父字謚也杜預因公穀兩家皆美孔父故欲

立異而稱名罪之非也顧炎武日知錄云家語本姓篇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証也按若以孔父為名則夫子得氏之始不應以所諱為氏

傳立華氏也督有弑君之罪無以自立故為此會以湔洗之經書成宋亂者以此惠氏言立華氏為証此公羊家言非也先言華氏是史文進稱猶諸侯預稱謚杜言督未死而賜族義亦了戾

衡紞追師注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笄卷髮者鄭辨衡笄異制以先鄭云衡維持冠者誤以衡笄為一物凡笄有二一以束髮一以同冠

浙江圖書館

衡非維持冠所用也杜亦沿先鄭之誤衡蓋隋唐后妃首飾所
名兩博鬢矣
鞶厲內則男鞶革玉藻注凡佩繫于革按大帶博四寸以束體
革帶博二寸以繫韍施佩易訟上爻或錫之鞶帶虞翻注引內
則文如[訣知]此鞶厲亦革帶也方言帶謂之厲革帶之餘為厲大帶
之餘為紳杜反以鞶厲為紳帶謬矣白虎通男子所以有鞶
帶者示有金革之事也晉書輿服志革帶古之鞶帶也隋書禮
志阮諶以為有章印則于革帶佩之今博三寸半加金鏤艓螳
蜋鉤以相拘帶
藻率即組也三禮圖云既以采色畫韋衣于板上前後垂之
又有五采組繩以為繫故聘禮記云元纁繫長尺絢組注云繫

浙江圖書館

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為飾皆用五采組上以元下以絳為地是也按疏云此組繫亦名繅藉即上交反命之時使者執圭垂繅上介執璋屈繅卒與繂同詩傳紼纚繂也詩疏紼訓為纚繂繂是大緪說文非作繂云素屬蓋其字從絲知卒正謂組也

不克紀年不克晉人殺潘父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元史秝志姜岌以為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閏亦失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以今秝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在晝食亦六分一十四杪

五年州公如曹鄭王制注云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爵尊國小盖指此彼疏云張逸疑而不能解以問於鄭鄭答之

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為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為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虞虢按鄭以殷制大國不過百里周初猶因殷之地至周公始大其封公五百里至男百里故為此說其實虞虢之君始封當不止百里或是陵夷斥削或為戎狄并吞故春秋時漸微弱耳禮記射義注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則爵易崇地亦易削也服云州公在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為公劉光伯難之以為爵得稱公土亦應廣如不然者爵自王命受于當陽之朝土因世守削于弁髦之代若能保其舊何至國危而不復乎

旝動而鼓尊賈逵許慎之義並以旝為發石後漢書袁紹傳書

操乃發石車章懷注今之拋車也晉書卞壼傳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旝則知古訓相承以旝為石明矣唐書李密傳命護軍將軍田茂廣造雲旝三百具以機發石為攻城械號將軍礮獨杜預以旝為旃漸染私說穿鑿不經而宋儒遂廢雅故傳且問左右杜氏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按以王討為非則鄭之合戰射王為宜苟有人心必不至是殆為司馬昭縣解耳經之不書王師敗何也曰君失其政臣無敢不盡其節此大經也今鄭之待天王若夷狄然臨陳交鋒志在必殺此豈可以示天下後世哉後漢書孔融傳荊州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劉表所為不軌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其諱之是以齊兵次楚惟責包茅王

師敗績不書晉人前臣露布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
跋牂欲窺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
崇國防此春秋之意也凌夷之漸謹于其小決壞之極諱于所
尊杜預拘傳例謂不以告故不書不知傳例自為諸侯發列國
弄兵蠻觸交爭書之不可勝書故有此例至于畿甸諸侯天王
問罪師敗身夷可書之事甯有大于此豈緣不告而不書哉成
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以戎故不足諱也傳極言鄭莊之姦狡
而杜仍為湔洗鄭惡其于經傳皆憒憒而無決者矣
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律秝志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
四度驚蟄今曰雨水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曰驚蟄是古秝以
驚蟄為正月中氣淮南天文訓周書時訓並以雨水為正月中

是後人追改耳三月之清明穀雨令亦互易唐大衍日度議曰周秝立夏日在觜觿二度于軌漏昏角一度中蒼龍畢見

六年寔來釋詁寔是也杜解寔為實非也韓奕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疏云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令也方說所為不宜為實故轉為寔以此推經上年州公如曹今年方來不可為實寔來者言乎是乎來也傳作實者猶之毛詩寔命不同韓詩作實命不同即方俗聲同之誤張洽曰覲禮天子曰非他伯父寔來成二年傳王曰鞏伯寔來今案書州公曰寔來以其不復國而略之也

嘉栗旨酒詩生民箋栗成就也

親其九族杜預用歐陽尚書說然助祭合食惟同姓耳當從以

浙江圖書館

三為五以五為九之義

以名生為信按名生之字所包甚廣唐叔虞公子友之事其偶然者白虎通殷以生子（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以尚書道殷家太甲武丁也於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以殷有臣巫咸祖已又云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此所謂名生為信也

十一年莫敖患之淮陰侯傳為楚連敖李奇云楚官張晏曰司馬也按楚策斷脰決腹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攷諸定四年傳即左司馬沈尹戌則莫敖為司馬之官明矣

十四年御廩災大匠召閔爨米之率糲十粺九鑿（糳）當為八侍御七疏云九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糳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

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按御米則得二升一合以其為米之最精故以名稟文選注引月令章句云穀莊(藏)曰倉米莊(藏)曰稟釋言稟廯也釋文引孫炎云廯莊(藏)穀鮮潔也舍人云廯少鮮也按廯即御稟也此兼兩義以其經導擇自然鮮少治舂尤精故得鮮潔漢惠帝紀注應劭曰擇米使正白為白粲

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釋例謂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愚按此與衛獻公出異經之所書或仍其赴告何者突本非嗣子祭仲立之徒以脅于宋人突之出也必不以臣逐君之事播於鄰國則突之歸其得失係于一身非有義例若臣逐君

而更深責被逐之君豈扶陽抑陰之義哉左氏義深于君父而

而更深責被逐之君豈扶陽抑陰之義哉左氏義深于君父而
杜預自蠹之
年十六載其旌以先春官司常職頒旗物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
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人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徽識所以
題別衆人樹之于位朝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
而立此其類也三者旌旗之細也疏云士喪禮銘旌制亦如此
又大司馬注云凡要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疏云若某官某
姓某甲之名放此按壽子載旌即是彼注所稱徽識以表急子
之名號故賊見其旌而壽子誤為所殺
年十七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據長歷是年冬十月庚午朔元史秝
志大衍秝推得在十一月交分入食限失閏也

蔡人召蔡季于陳杜預云桓侯無子召季而立之彙纂云蔡季非獻舞預誤合為一人

十八年齊人殺彭生杜預云不書非卿陳傳良曰杜氏說非是殺彭生不書嫌討賊也趙汸曰史既諱戕書薨則殺彭生必不復書

並后至耦國韓非說疑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嫡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二

吳　沈欽韓文起學

莊公元年築王姬之館於外杜預云公在諒陰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按鄭以諒闇為凶廬預以諒闇為心喪子之於父母從無心喪之文若如預意則不共天之讐可釋三年不祭之服已除參預嘉禮本自無傷但不忍純以吉禮翻美莊公之得宜悖亂莫甚焉善乎穀梁之言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可以接弁冕也

傳絕不為親禮也文姜罪大母子之義已絕但子無出母之道故春秋婉其文曰孫于齊釋言遜遯也謂逃去見姜之自絕去氏焉以貶之於是焉莊公可以已矣曰此禮也率義之謂禮夫

浙江圖書館

成乎其為母子者未有不稱氏也故凱風曰母氏汪 曰莊公
立而文姜出蓋猶有畏懼羞惡之心焉至於逾年而無防閑責
備之者則遂肆不知忌六年之中而會齊侯者三享齊侯者一
如齊者又一其惡益深而無羞恥也益甚矣春秋備書於冊凡
以絶之也惠棟云說苑曰絶文姜之屬而不為不愛其母正與此同
為外禮也傳意言於外禮也莊公之為之非禮也杜預言齊已
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讎齊此蠻獠殺父以狗償母之智也
年三傳疾之也按傳疾之之義雖不明言然玩六年經云王人救
衛又云齊人來歸衛寶則莊公釋仇而與之比肩從事同惡相
濟桓公身為篡弒而成宗宋亂莊公身自忘義而助衛惡由其躬
行不韙致茲拔猖傳發明經意疾之者疾莊公也然左氏身是

魯史直指君惡懼以危身故彷彿其辭與翬帥師語同藉以含蓄耳蓋前此築王姬之館為齊主昏猶曰王命也溺會齊師伐衛孰使之乎注家徒牽於前後之例而昧是非之心隱四年翬帥師曰疾之者疾翬有無君之心擅盜兵柄為簒弒之萌非獨於帥師時貶也終隱之世翬不稱公子也溺于莊公初無疵戾又會齊師伐衛書法與翬不同然則疾之之義通計五年六年伐衛言之其疾莊公顯矣

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杜云越境與齊微者狩失禮按莊公雖無人心何為與齊之微者狩尊卑上下自有統紀齊之微者安能儼然與隣國之人君狩然則人者齊侯也莊公安之而書者為愧之因而微之

浙江圖書館

傳授師子焉傳言楚始用兵車也考工記兵車戈殳戟矛四等

吳子圖國篇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

構木之下管子地負員篇孰縣泉其地不乾其木乃構漢書西域傳

構木心似松明統志構池在德安府應城縣治南楚武王卒于

構木即此一統志構山在安陸府鍾祥縣東一里

年六來歸衛俘疏云寶古文作保保為倸與俘相似故誤惠云李氏

鏡銘明如日月世之保保與寶同周書顧命陳寶赤刀說文引

作宲按說文宲藏也本寶之正字胡安國曰按尚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寶

者釋

辭傳度其本末按度其其本者其人於義當立者也度其末者其人

立後能安固國家以不

嗌齊說文齊從肉齊聲

噬齊說文齊從肉齊聲
八年傳我奚御哉言不女御也傳詩禦御也淮南時則訓注御止
也
十年傳彼竭我盈孫子軍爭篇三軍可奪氣是故朝氣銳晝氣惰
暮氣歸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孫子之言蓋
本於此
十一年傳臧孫辰曰惠云上載文仲之言終錄哀伯之語按世本
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文仲為
哀伯之孫世次不相及且史官所載一時之言無祖書名孫稱
謚者達當作辰傳寫誤也 欽韓按達字不誤上文仲誤耳始言
宋之當興尚不審其辭令之人後知御說言宜為君則其時御

說已立矣文仲於此時尚幼小若追論其事不應不畧御說之辭又可知哀伯之言亦非一時傳括言之耳伯氏瓶殆破於哀伯之先故無謚文仲以孫繼祖也韓詩外傳三以為孔子語生搏之注云不書獲萬時未為卿披畧其時不為卿則被獲贖歸反以卿追賞其功乎以卿賞之而又靳之無是理也討史以敗其師為重故畧萬不書

十二年及其大夫仇牧仇牧殉君之難固聖人所必褒也杜預獨以為無善可褒此彼時之議高貴鄉公死而王經族誅者也具此汙見欲注聖經難矣

傳蕭叔大心顧炎武曰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唐書宰相世系表宋戴公系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於蕭以為附庸今徐州府蕭縣是也

徐州府蕭縣是也

十四年傳其氣錟以取之惠氏辨錟本為炎按後漢書任光傳光炎燭天地可証證古只作炎

繩息嫣廣疋釋詁譝譽也小爾雅作繩盖借繩為譝耳

縱弗能死列女貞順傳息君夫人自殺

十七年多麋京房易傳廢正作淫為火不明則國多麋麋陰類故多麋託其異張華博物志東陽縣多麋百千為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隨此畯種田不耕而獲其收百倍則麋非害稼之物

傳鄭不朝也鄭至曰同盟于幽在去年之十二月纔踰月爾安得便責其不朝當是以事來聘應對失詞或禮慢而見執耳按

當時某呂氏春秋四紀周公旦作詩以僾王之德僾亦當●訓古禮記表記君子不譽人鄭云譽僾也均作僾陸元朗左傳釋僾說文作譝今文無此字盖譝為正繩為假借字經典多假借字陸氏猶見古說文故知刊譽之繩從言蝇也

鄭旣行成身不自朝而使一介來往故傳以不朝言之

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長秝三月係癸未朔按隋秝志劉孝孫推是年食合壬子朔元史秝志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以今秝推之五月壬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蓋誤五為三

傳王饗醴饗當作享聘禮賓執圭致命公受玉賓出擯者出請賓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公受幣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公出迎賓宰夫實觶以醴薦脯醢公用束帛庭實乘馬其行禮之次第獻酬之儀物如此若諸侯朝王其次序亦同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三享即聘禮之加璧享覿禮所

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也再祼即聘禮之禮賓也前乎此乎致館致飱後乎此者致饔餼致饗食大行人云饗禮九獻食禮九舉鄭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醴賓之時不名為饗以其但有脯醢無牲牢也杜預云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此目不見周禮禮經者也

命之宥宥與侑同此當饗食之節也鹿鳴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掌客職上公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注云若弗酌謂君有故色凶喪之事疾病祭祀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此明饗食皆有幣聘禮注云幣所用未聞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

浙江圖書館

也鄭以兩經但云致幣不審多少之數故據禮賓之時惟束帛
乘馬勸飲食之幣不然不能多于彼矣若親饗食則君自致之
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庭實設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
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
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此酬侑之幣親送于饗食賓之時也
玉五瑴馬三匹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四馬亞之重賜無數
注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按加賜之物則寶玉彝器之屬此
禮賓所用非送爵相酬之玉幣也禮器云琥璜爵注云天子酬
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疏云琥璜非爵名經云琥璜爵
故知琥璜送爵也諸侯于聘賓惟用束帛乘馬皆不用玉今琥
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及諸侯相酬也今按上云命宥此

即宥之儀也亦當有幣小行人職琥以繡璜以黼言玉則幣可
知禮用乘馬此惟三匹亦非典也
不言其來諱之也注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按戎
狄為中國之患故諱言其來喜其捍禦有素故書追之魯之疆
場(埸)猶能自保若來而不知侵而無備則國非其國杜預此解同
兒戲矣此戎即伐凡伯之戎也水經注濟瀆自濟陽縣故城南
東逕戎城北
夕室夕室非地名晏子雜下景公新成栢(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
左撫室(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今之夕者周
之連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呂覽明理篇常主為主而未嘗得主
之實此之謂大悲是正坐于夕室也注云夕室以喻悲人也玩

呂覽文則死者之所為夕室
大閹若漢之光祿勳也百官公卿表如淳引胡廣曰勳之言閽
也閽者古主門官也光祿主宮門故漢制公卿將大夫以下有
罪被劾者輒移光祿勳禁止不得入殿門古文苑揚雄光祿勳
箴經兆宮室畫為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艮卦九三厲閽心
虞翻曰艮為閽閽守門人古閽作熏字如虞義則光祿勳之言
閽審矣杜預云若城門校尉非也
二十傳取其寶器而還紀年子頹亂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
年
取玉玉化為蜮射人
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韓非五蠹篇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
聞死刑之報君為之流涕

浙江圖書館

后之鞶鑑杜云鞶帶而以鑑為飾今西方羌胡猶然按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高誘注以大貝飾帶史記佞幸傳孝惠時郎中皆貝帶盖胡服或以貝飾之未必以鏡為飾也鞶鑑自是二物鄭解内則云鞶小囊盛帨巾者魏志曹瞞傳操佻易自佩小鞶囊盛手巾細物東觀漢記詔賜鄧遵虎頭鞶囊一鄭之詁經篤矣孔穎達小子目不知書輒肆譏評可恨

二十年肆大眚賈逵以文姜為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按莊公尚不讐齊何有讐其母普天曠蕩蒯夫人得同其例否此晉武事以調孫秀非真有其事賈乃創之于前徒見經文下即有葬文姜之事强傳合之耳

傳死告呂覽贊能注告白也漢書高紀注告者請謁之言謂請

浙江圖書館

休耳

末卜其夜服云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慎也按飲酒有饗有燕形弓詩云一朝饗之所謂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也燕禮閽人為燭湛露詩厭厭夜飲則燕固以火繼之臣飲君有饗而無燕晏子雜篇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上章云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民此又前期卜日之証也

遇觀之否杜云六爻皆有變象劉炫云觀之否者為觀卦之否爻屯之否者為屯卦之否爻皆不取後卦之義惠云筮法有三爻四爻變上之占一爻者觀之否即觀之六四也否比之卦劉氏之說是也不然左氏所占卦數處當時豈皆一爻變之乎二篇

浙江圖書館

六十四卦其中六爻有不變有升有降有剛柔易位杜未通易理槪言之曰六爻皆有變象非也

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墨子明鬼篇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當云稷社稷即稷下也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又曰王里國中里徼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乃盟齊之神社詳彼文則齊之社固著聞矣

傳諸侯有王讀如終王之王服云有王朝于王小行人職諸侯入王鄭司農云入王朝于王也

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啖助曰凡昏姻合禮者皆不書書者皆譏也劉敞曰譏以讐之子共宗廟也杜預云禮也非

大夫宗婦覿用幣杜預云大夫宗婦同贄俱見按禮有內宗外

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又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姊姑妹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記所謂外命婦也又有外親之婦亦通謂之外宗服問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覿則外內宗之嫁大夫者及同姓大夫之妻覿夫人非謂大夫與宗婦雙雙而至也尋傳文並不言大夫見小君其言男女同贄者直謂婦人而用幣是無別於男子故志其非禮杜預鹵莽疏強欲扶其說又無證據徒謂小君與君同體義亦當見此等荒謬誕妄處直孔氏手筆矣列女傳嬖孽六亦載此事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較傳語尤明則注疏之謬灼然矣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元史秝志大衍推之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

鼓用牲于社地官牧人職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事即此所用牲不以牷也傳非常也顧棟高云正義謂以前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為六月不當伐鼓用幣故云非常鼓之月此說非也傳謂為非常者以六月為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尤大不比尋常之月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所云餘月則否者餘月即常月也經于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食而此為首見故須發例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年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乎按顧說是也古秝本疏杜預與大衍

所推未必悉合經紀其鼓用牲正以儆懼天變發明經意見常食不書鼓用牲而此書之義若以為本非六月不當鼓用牲則應言司秝之過僅如杜預解傳文為不辭矣

非日月之眚不鼓傳以此章亦上非常恐學者誤會故著此句見亦之義與上條自別上云非常見用牲伐鼓之故此亦非常見不必用牲伐鼓

二十六年傳大司空王制大國三卿正義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春秋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是三卿也按晉宋于後並著六卿之號當獻公時雖不審即備六卿以不要士蔿新有功由大夫升為卿循其名則下卿也加大字

者以晉別有司空主功役之事秩是大夫故以大別之

者以晉別有司空主功役之事秩是大夫故以大別之
二十八年衛人敗績杜預云不地者史失之按不地者齊聲罪致討也已薄其國都城門之外即為戰場可不言地非史失之
傳烝于齊姜元和志晉齊姜墓在絳州正平縣南九里大子申生之母
小戎子蓋後為陸渾之戎陸粲曰據傳云允姓之姦居于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此非允姓別為一戎而子其姓也
使俱曰按此二五于言下假說衆人夸美之詞以聳動獻公說士之常調如此杜預謂獻公不決驪姬復使二五說之則此三字于文為不辭且上文語氣亦不了杜癭於訓詁名物俱是鈍置

而振萬焉詩簡兮箋萬舞干舞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干戈萬舞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殷周各有萬舞以象湯武之武功商頌云萬舞有奕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下文夫人云先君以是舞習戎備則楚亦自制萬舞振者樂記注云振鐸以為節也

二十九年傳有蜚為災也羅願爾雅翼劉歆言食穀為災者未當蜚者負盤臭蟲也今負盤好以清旦集于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蚕作掇拾置他所至日出則皆散去不可得矣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熯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唐志大衍合朔議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

當以盈縮遲速為定朔殷秝雖合適然耳非正也元秝志今秝推之是歲十月庚午朔加時在晝者交分十四日四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失閏也大衍同

三十二年公子慶父如齊杜預云慶父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劉敞曰非也傳云成季奔陳立閔然則立閔公者慶父也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而立焉其如齊者真告立君也又何假焉

從之閟說文閟閉門也詩傳閟閉也言閉門拒公

割臂盟公淮南齊俗訓越人契臂高誘注刻臂出血列子釋文引許慎注契刻臂出血

講於梁氏大宗伯職凡祀大神治其大理注治猶簡習也豫簡

習大禮又小宗伯職肄業為位注肄習也若今時肄司徒府也
漢書楊惲傳太僕戴長樂嘗使行事肄宗廟盖長樂奉詔率百
官肄丞相府也

閔公元年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詩出車箋云簡書戒命也鄰國有
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按古者大事書之於策小者書之
于簡簡單札也國有急難不暇連簡為策單執簡往告猶今之
羽檄（撽）矣魏志王凌傳注凌遥謂太傅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
敢不至耶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是知倉卒便易以
簡施之

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言天祚太子終有晉國勸其且逃以待
命

辛廖占之杜云辛廖晉大夫劉炫云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于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為晉大夫服氏說以為畢萬在周筮仕于晉也魏世家畢公高之後

安而能殺此言震之變坤也虞氏逆象坤為安為殺杜預言震殺非也

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惠云坤為民畢公高之子孫始仕於晉為民之象復其始者比互在坤坤變成震震為復震為侯復其始之為侯也

年二乃縊杜預云季子推親親之恩故畧其罪不書殺按杜預于公穀二家一例刊落獨此襲公羊之謬說漢武帝責劉屈氂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又責問御史大夫曰司

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檀弓曰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然則慶父之罪至夷宗豈得推恩使從容自謀乎季友于是失刑于是忘忠矣春秋不書殺與卒者内大惡諱也有慶父為元凶國之恥也

季氏亡則魯不昌言與魯為終始然其事世家不載春秋費為季氏私邑說苑尊賢篇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則費君立國即在哀公孫越後矣孟子有費惠公趙岐云小國之君呂覽慎勢篇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楚世家鄒費郯邳者羅鸗也此四國頃襄王時尚存蓋亦與魯同滅于楚

衣之偏衣春官司服職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為弁又

以為衣裳按此所謂均服也衣與裳同色瞻彼洛矣箋諸侯世子服韎韐之韠爵弁服紂衣纁裳則亦皆赤色太子申生之服當仿此若非出兵亦不用純色故朝服緇衣素裳元端服之裳天子諸侯以朱上士以元中士以黃下士前元後黃不嫌雜色聘禮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韋之弁盖韎而為衣而素裳彼非兵事入廟不得純如兵服也今太子出兵乃用偏衣上下異色明非制也

則佩之度玉藻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尨涼廣雅釋詁涼薄也

玦離荀子大略絶人以玦反絶以環白虎通諫諍篇臣待放于郊君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

浙江圖書館

尨奇無常奇讀如奇耦之奇續漢輿服志祀宗廟諸祀皆服袀
元絳緣領袖為中衣絳絝絥示其赤心奉神也戎事亦貴一心
致愾于敵故純赤今以偏衣則示無常也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雜記注帛引作白按諸侯元端服用十五
升布爵弁用三十升布皮弁元端皆以布為衣惟冕與爵弁服
用絲耳今此衣制蓋亦不殊稍麤沽以示儉蓋答布之類冠本
布今以帛猶諸麻冕而易以純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三

吳　沈欽韓文起學

僖公元年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並列三國各著其勞也春秋錄纖芥之善諸侯能帥師以救鄰國之患以師為重故不書爵

二年

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服杜解皆非也言虞國往日因冀不道興師伐之冀之創君實使之以見隣國得相征伐起己伐虢亦有故

為己甚矣按夫家弱不能討又哀姜為僖公君母無自討之理然則討之誅之是也桓公所以伯也

三年

傳不曰旱不為災也得救災之道後漢書黃瓊傳注引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

以六過自責絀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傾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章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請以身塞無狀也

四年及江人黃人伐陳高氏曰此書及者非魯及之也蒙上齊人執轅濤塗齊及之耳按杜預乃因穀梁内師之說然預何以知齊不行也

傳風馬牛不相及服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高誘呂氏季春紀注纍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游從牝于牧之野風合之管子侈靡篇借堯之時牛馬之牧不相及張世南游宦紀聞牛走順風馬走逆風亦是一理

五侯九伯詩旄邱疏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為州牧

浙江圖書館

也九伯九伯為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為王官之伯二
人共分陝而治按太公卒後周公主陝以東召公主陝以西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
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服虔
如此解鄭駁之故是天子何異何夾輔之有也鄭說如此按周禮八命
作牧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于外曰侯是牧本
侯爵侯既為牧其佐自然伯矣按孔穎達本不知鄭學此傳疏
雖引鄭說乃有心排抑文理不分明故復錄之彼貪常嗜瑣瑣者
尋杜預注甚易闕訛宜其以鄭為煩碎不近俗情也
夾輔周室儀禮既夕注在左右曰夾穆天子傳左右夾佩注夾
佩左右兩佩詩疏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此言太公周公分陝佐
治也夾亦通俠檀弓上則與賓主夾之也釋文夾本又作俠哀

十三年公羊傳注滕薛侯轂而趨

昭王南征而不復高誘注引傳征下有没字唐石經旁添紀年昭王十八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呂氏春秋音初篇周昭王親將征荊辛餘靡且多力為王右還反陟漢梁敗王及蔡公擅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按振者蓋出其屍也劉恕通鑑外紀昭王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膠舡王至中流膠液舡解王及祭公溺焉

徼福徼當作儌佩觿儌古堯翻儌倖儌古弔翻循也小道也毛居正六經正誤儌幸之儌從人巡徼之徼從彳彳音斥傳誤已久不敢改也

扉屨方言扉屨麤屨也孫愐引字書曰草曰扉麻曰屨

攘公之羭釋畜夏羊牡曰羭列子天瑞篇老羭之為猨也張湛
注羭牡羊也玩繇意言專聽生姦其變乃至攘主人之羊杜預
謂變乃攘公之美不辭甚矣
一薰一蕕沈括筆談零陵香本名薰蕙古之蘭蕙是也又名薰管
子地員其草魚腸與蕕子虛賦菴蕳軒于張揖云軒于生水中」
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杜預云時子年在十歲左右按曲禮問國
君之子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春官典命職適子未誓則
以皮帛繼子男度必堪其事年在冠婚而後可也未有十歲幼
童得行朝義預之此言不知何據
晉人執虞公杜云晉侯修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
同姓為譏按春秋之義有見於彼而畧於此者於彼見一義於

此又見一義滅同姓惡之甚者也於衛侯燬滅邢見之則其例
可以類推此言晉人執虞公則虞公之國亡身虜有以自取又
別起一義非以晉之罪為可惡也劫賊殺人取財而分貨於上
罪亦可免乎

傳辛亥朔日南至隋志春秋緯命秝序魯僖五年壬子朔旦冬
至

觀臺尚書大傳王升舟入水各鼓鐘惡觀臺注惡讀為亞亞次也
觀臺□□如天時占候也大雅靈臺疏引服注天子曰靈臺諸
侯曰觀臺鄭說靈臺與辟雍同處則魯之觀臺亦在泮宮王藻
皮弁以聽朔于太廟公既視朔遂登觀臺袁準云遂者遂事之
名不必與太廟同處也

浙江圖書館

不校大戴用兵篇子曰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苞
氏論語注校報也
輔車相依小雅正月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正義輔是可解脫之
物蓋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輔車也韓非十過篇宮之奇諫曰
寔之有䡞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義同小雅淮南人閒
訓云如車之如有輪杜解迂謬
脣亡齒寒莊子胠篋篇脣竭則齒寒韓非存韓篇脣亡則齒寒
亦為趙策張孟談說趙魏語
藏在盟府周書大聚解乃名昆吾治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
周官司約職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注云今俗
語有鐵券丹書此舊典之遺言又司勳職大功司勳藏其貳注

陳詩庭
錫爵案讀書隱疑云說文輔人類車也繫傳引春秋傳曰輔車相依人字面部有[面甫]面類字車部有輔字許君未見以之當類輔也淮南人間訓大寔之與䡞若車之有輪輪依于車車亦依輪不作牙車解

名不必與太廟同處也

云貳猶副也功書莊藏于天府又副於此者以其主賞按天府職
未見其事
神必據我詩傳據依也
均服振振續輿服志宗廟諸祀皆服袀元獨斷曰袀紺繒也士
昏禮女從者畢袗〔元〕注古文袗為袀袗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
也此均服者亦謂衣裳皆絳
天策焞焞晉書天文志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前一星曰策
星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之僕星經策星西入壁半度去北辰
四十二度又云傅說一星在尾後傅說主章祝巫官也傳所云
天策者蓋策星也傳云日在尾月在策日東月西明策星在西
方杜預云天策傅說星疏謂天官書之文考天官書無此文也

浙江圖書館

宋史天文志云左氏傳天策焞焞即傳星也乃是襲杜預之謬說不足為據

七年傳知臣莫若君管子大匡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

洩氏孔氏子人氏洩氏隱四年之洩駕僖二十年之洩堵寇是也孔氏二孔叔子人氏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名語者也

八年用致夫人鄭玉曰夫人無姓氏遂至紛紜左氏以為哀姜公羊以為齊媵穀梁以為立妾之辭而劉向以為成風又有以為文姜則權子之說也以今考之若以為齊媵則僖公賢君必不以妾為夫人桓公伯主必不脅人以妾為妻若謂為成風則僖公豈有為父立妾之禮成風既非始嫁又非祔主安可致于廟若

謂文姜則事隔莊公一世何緣至此方祔惟以為哀姜則庶幾近之欽韓按左氏固信而有徵然以此為哀姜竊有未安何者僖公本非哀姜所生也犯淫昏之罪被殊死之刑不以令終豈堪入廟其殺之者齊桓公也桓公行伯實為義舉豈可齊殺之魯夫人之配食先君齊桓之心必不慊僖公亦斷不為若使僖公忘國危之恥而媚已死之鬼則請葬時固已並行必不待八年之久方憐其餒魂無主也然則夫人者洵成風也妾媵無助祭之事也孫復春秋發微曰僖公妾嫁非廟見不得與祭也尊成風謂將來祔食之地乃致成風為此日入廟之典故春秋以其非常而書之或謂舅歿姑老常傳家事于長婦雖正適夫人既有嗣君則宗廟之祭君與其嫡為之而母不與成風胡為而致于廟也曰喪禮所謂主人

者其嗣子也其主婦則死者之妻也執喪推母為主婦則祭祀固推母為主婦矣喪服曰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何也宗子之妻以有姑在不與祭故族人無服賈公彥曰宗子母七十已上則宗子妻得與祭此亦準酌人情逾七十之年篤老不復堪奉籩豆耳是成風之助祭無疑也若公羊云僖公本娶楚女為夫人乃無稽之言哀二十四年宗人釁夏曰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皆擇明德舊族其秩次班班可考魯與楚素非異姓華夷之辨見于魯頌必不共奉宗廟又齊于楚風馬牛不相及楚即嫁女於魯齊肯以姑姊妹為媵哉此極易曉俗情好異不自見其睫耳權皋之言又無足辨也漢武帝崩後衛皇后以罪誅不得配食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戾太子好穀梁其說已行漢人制度每循經術故

浙江圖書館

事亦其一端也

傳則弗致也傳意言哀姜四事俱無一朝入廟為非禮杜預言哀姜惟不薨于寢故不得致顯與傳違僖公請葬但愍其暴棺自然不反殯豈得擾嗣子即位柩前之例復正棺于兩楹之間與君薨於外者比乎若先已祔姑又奚為而致之身淫被殺魯國蒙恥不赴同盟又可知矣杜何所置喙乎

九年傳小白余釋詁余身也郭璞云今人亦自呼為身按魏志后妃傳毛皇后父嘉封侯語輒自謂侯身南史孔覬之傳云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庾悅傳劉毅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是彼時並稱我為身也

藐諸孤呂忱字林藐小兒笑也廣雅釋詁藐小也

貞也韓非難三死君復生臣不愧而後為貞
公家之利髙誘曰公家公之朝也
于次士喪禮注次謂斬衰倚廬又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
北戸疏東方者以中門内殯宫之哭位在阼階下西面鄉殯明
廬在中門外亦東方向殯北戸倚東壁為序一頭至北取鄉陰
至既虞之後柱楣翦屏乃西鄉開戸也按殯在路寢西階也
荀息有焉杜預謂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按司馬文正傳家
集荀息論云立婦以長正也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
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遂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于獻
公未没之前而不可救于已没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
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元凱失左氏之意矣

隰明潛夫論志氏族隰氏姜姓

十年狄滅温杜預云滅而居其土地按襄王以賜晉文公狄固未嘗居之也

傳殺里克以說杜預云自解說不篡按以說謂示討惡之義夷吾久在外其入也秉國之主假援鄰好何嫌於篡而欲自解說

傳夷吾無禮韋昭曰惠公烝于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為無禮者所葬唐以賈君為申生妃非也按唐固之說於無禮更切近

若重問聘禮賓朝服問卿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禮問本如此

七輿大夫服云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

輿師七人往前申生將上軍令七輿大夫為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按韓非外儲左苗賁皇曰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是輿者大夫家卒乘之名大司馬屬有輿司馬上士八人服以為輿師是也

賜晉侯命周語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韋昭云端委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王制諸侯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按未賜爵即謂未賜命者小雅箋云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正義云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紱不得服士服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于正君白虎通世子受爵命衣士服何嫌不敢自專也蓋成周

之隆天子統御諸侯畏威外諸侯雖得世國猶須王命方敢用其車服公羊傳云賜命者何加我服也春秋時諸侯不待天子之命天子亦或賜或不賜不以此為重輕也又知賜命以車服為正事其受玉者乃將命之飾耳杜預謂所賜命圭舛矣受玉玉人職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注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疏引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為證則此受玉者受琬圭也知非命圭者以玉人之事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躬圭伯守之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然則諸侯自始封以來受諸天子世世守之惟朝覲執以見王尚書大傳諸侯執所受圭朝于天子無過

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之故諸侯朝覲畢王還其玉是常禮也其尋常聘問亦別有玉典瑞職云瑑圭璋璧琮以頫聘聘義云已聘而還圭璋諸侯自相聘問既然還玉則諸侯于天子之玉亦還于事畢可知

惰於受瑞聘禮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升西楹西致命公當楣再拜是隣國之臣致其君之命再拜方受於天子之使致命則降階再拜稽首可知也晉語說惠公受瑞事云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則其惰而不共甚矣瑞是玉之通稱典瑞職注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故珍圭至琬圭鄭通解為瑞節不獨命圭稱瑞也杜預韋昭等近見尚書五瑞之文見此傳有受瑞之語遂誤以為命圭周語襄王賜晉惠公命韋

云命瑞命也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為瑞節也下賜晉文公命則復解云命命服也同是賜命而所解異辭緣外傳叙惠公但言受玉叙文公但公受冕服其實致玉時即致冕服致冕服前亦送玉但所指各異舉一見二自可意會而韋氏猶滯於彼何怪乎杜預之淺學也

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元志姜岌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今秝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為三

傳管氏之世祀也宜哉注云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惠云史記管仲列傳曰子孫世祿于齊十餘世索隱按世本云莊仲産

浙江圖書館

敬仲夷吾夷吾産武子鳴鳴産桓子啟方啟方産成子豫豫産
莊子盧盧産悼子其夷其夷産襄子武武産景子能涉能涉生
微凡九代也

十四年傳公怒止之傳言止則但留而不遣明非絶昏也此年曰
止之明年曰歸于鄧（鄫）兩事可發明（日注）
皮之不存毛將安傳（傳）高誘淮南志皮盡則毛無所傳（傳）也新序雜
事二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
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愽（特）

十五年傳不書朔與日長秝五月壬子朔隋志劉孝孫推合癸未
朔元志大衍推四月癸丑朔去交分入食限差一閏今秝推之
是歲四月癸丑朔去交分一日一千三百一十六入食限

屬賈君焉杜預云獻公次妃按傳云娶於賈無子明始適夫人也預何從知為次妃蓋誤以寵驪姬為夫人遂謂獻公先無正室

盡納羣公子杜云武獻之族按獻公之子九人申生之難被逐晉語云驪姬又譖二公子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與武公無涉

涉河侯車敗劉炫以為侯車秦伯之車顧炎武云五字乃事實非人之詞當依劉說按此亦占詞也秦伯筮之既旅占以為吉而復有涉河侯車敗之語故疑其不吉而詰之也秦伐晉則秦當渡河下文三敗及韓韓是晉地故晉侯曰寇深若謂秦方涉河晉侯之車已敗則前後事俱不相屬

浙江圖書館

三去之餘獲其雄狐邵寶曰千乘侯國之車數去猶筭法所謂除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二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非君而何惠云此與成十六年其卦遇復皆占七八為夏啇(商)之易孤者以蠱惑為事夷吾無禮有雄狐之行故云必其君也齊詩有雄狐謂襄公

亂氣狡憤淮南俶其(真)注狡少也廣雅釋詁狡健也古佼好之字書俱混為狡月令養佼詩狡童昭(傳)公有壯狡之志正義孫毓云此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樂記注引此傳作血氣狡憤此狡宜作交釋文狡本又作交疏云言馬之血氣狡作憤怒也疏亦作交字解傳刻誤也

拔舍大司馬職中夏教茇舍注舍草止也詩傳茇草舍也正義

浙江圖書館

草中止舍故云茇舍字當从草尉繚子武議篇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蔽霜露此茇舍之事也說苑尊賢篇削迹拔樹以從亦謂舍於樹下也

免服衰絰逆問喪篇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注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又士喪禮注至小斂變服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此穆姬之服當如喪服女子子適人為昆弟之為父後者齊衰期惠公師喪身虜雖未即死而同於死凡喪禮更事須致哀則問故雜記从柩及哭並免此聞晉侯將至當袒而哭故以免也玉藻注免悲哀哭踊之時也宋程泰之謂免如免冠之免反以鄭義為非不知於此傳作何解也妄矣

浙江圖書館

曰上天降災至裁之疏云此下至惟君裁之左傳文本無此後人妄增耳按釋文亦言古本無此四十二字然列女傳叙穆姬並从傳文有此語孔陸之本偶爾褫奪耳

作州兵案周官兵器本鄉師所掌州共賓器而已今更令作之也惠云州兵猶魯之作丘甲也

遇歸妹之睽此占亦只就歸妹上爻變成睽象與觀之否同服以離為戈兵兑為羊震變為離用兵刺羊之象三至五有坎象坎為血血在羊上故刺無血也震為竹竹為筐震變為離離為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無實也三至五為坎坎為月月生西方故為西隣坎為水兑為澤澤受水故坎責之澤澤償水則竭故責言不可償兑為金離為火金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也

離為火為日秦嬴姓水位三至五為坎象水勝火故為嬴敗姬
五至三有坎為水象震為車車得水而脫其輹也震為龍龍為
諸侯旂離之震故火焚其旂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
敗韓有先君之宗廟故曰宗丘坎為冠為弓故曰冠張之弧按
服之言象畧與虞翻同真能變而通之者橫為空疎寡學之徒
排退故復錄之六為宗廟指歸妹上六故云木遇金而敗於宗
丘
此一役也服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按當從服解杜預云還惠
公復可當一事之功曲戾費解呂甥對秦伯必不出此
饋七牢焉周禮掌客職侯伯饔餼七牢
十六年六鷁退飛白孔六帖引三蒼云鷁鳥高飛似雁目相擊而

浙江圖書館

孚吐而生子其色蒼白徐鍇繫傳一曰鷁一身九頭傳今茲魯
多大喪惠云呂覽任地今茲美禾來茲美麦高誘曰茲年也此
與襄二十八年今茲宋鄭其饑乎茲皆當訓為年
年十七傳以為太子韓非難三人有設桓公隱者桓公不能射管
仲射曰三難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蓋即此事
雍巫杜預云即易牙按史記集解賈逵亦以為易牙為雍巫字
索隱曰未知何據按管子有棠巫恐與雍巫是一人欽韓按管
子小稱篇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又呂覽知
接篇桓公曰常之巫審于死生能去苛病明年公有病常之巫
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如二書

所言堂巫常之巫與此雍巫決是一人又有從中出之事其有
寵于衛共姬信矣傳于寺人貂上脫易牙耳
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長秝十二月乙亥九日辛巳十五日
按禮殯於日出時言夜殯明其非常晏子諫上桓公身死乎胡
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
十八年傳無以鑄兵說苑指玉篇楚劍利倡優拙
十九年刑（邢）人狄人伐衛杜云史異辭傳無義例趙鵬飛曰狄書人
便文爾如襄五年戚之會書吳人鄫人盖不可曰吳鄫人也故
十四年向（則）之會復書吳而已今狄與邢伐衛書人至二十一年
狄獨侵衛公復書狄而已按穀梁善狄救齊又能伐衛進而稱
人此最不通春秋之書顧以褒狄為務哉胡安國復竊其說無

是非之心者也

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杜預云為諸侯所疾故總見衆國共執之文按宋襄雖寡德中夏之上公也楚雖強大荊山之蠻夷也若云楚執之則為禮樂之邦羞俾強梁之志逞聖人扶陽抑陰不與楚子之執宋故不言楚此公羊之義所可從也杜預於大義全然憒憒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經曰使則有使之者矣使之者非楚子乎吳澄曰稱使則知為楚子矣既是來魯豈有不稱君命而私交乎杜預謂不稱君命行禮故曰楚人此鼷鼠穴而昧康莊也經不言楚子者亦惡楚也蠻夷得志矜夸上國由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以致此

傳修城郭服云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修城郭為守備按民艱于食故修土功給其補食亦救荒之策若宋史趙抃於越州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是也

二十二年

祭於野者野祭亦非禮蜀志諸葛亮初亡百姓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上表曰烝嘗止於私門廟象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周禮大祝職九祭二曰衍祭鄭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又男巫望祀望衍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封禪書注李奇曰山阪曰衍索隱引李奇曰三輔謂山陵閒為衍也是野祭即古之衍祭漢書武帝紀止禁巫祠道中

大司馬固諫顧炎武曰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諫堅祠以諫

按子魚為左師不為大司馬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
善是此大司馬固矣顧失之
司馬曰即大司馬固省文耳杜預謂子魚又非也
門官殲焉門官即門子也卿大夫之子弟衛公若唐之三衛矣
襄九年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鼓儳可也廣雅釋詁儳疾也周語戎狄冒沒輕儳注儳進退上
下無列也
二十三年傳策名委質傳選曰質古贄字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
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韋昭注質贄也士贄
以雉是凡言委質皆委贄也　欽韓按春秋交質之字並同置音
士相見禮凡敵者再拜送贄畢者奠贄再拜不親授若始見於

君執贄至下容彌蹙所謂委質者委贄於庭不敢送於君前也聘禮賓覿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入門右東上奠幣皆是奠諸地杜以質為形體委為屈膝於典制毫無所知鄙倍甚矣

杞夷也杞自同夷不勤職貢故天下黜以夷狄之爵劉敞曰天子貶之也杜預謂仲尼貶之此何異何休之進滕侯薛侯以其朝魯乎

不然則否按此謂未同盟之人本不審其名故不赴名不書也若已同盟雖不赴名策書固已悉之書其名無不審之患攷經中則有未同盟而書名無同盟而不書名者杜解此句謂同盟而不以名告顯違傳例貽誤後學

公子安之晉世家重耳留齊凡五歲

浙江圖書館

浴薄而觀之姚寬西溪叢語云聞晉公子駢脅欲觀絶句其倮浴絶句按晉語云設微薄而觀之傳意不作薄近之義月令曲植蘧筐注曲薄也方言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苗自關而西謂之薄漢書賈誼傳帷薄不修皆此薄字淮南人間訓高誘注曺共公聞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呂覽上德篇同設薄而觀之此則垂簾薄以微窺與闞然迫觀者較近人情淮南注與晉語足相証明釋文亦謂國語云薄簾也杜與韋昭同解為迫近非也

波及晉國韋昭注波流也按波與裨聲同裨益也

辟君三舍呂覽不廣篇注軍行三十里為一舍穆天子傳五舍至于重壁之臺注三十里為舍也

奉匜沃盥韋昭注婚禮媵入於室媵御奉匜盥按昏禮無此文

葢漢禮也少牢禮宗人奉槃東面於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於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於槃北乃沃尸盥於槃上士虞禮注槃以盛棄水為淺汙人也然知沃盥之次匜水錯於槃中執匜者以匜口沃盥者之手瀉水受以槃沃畢乃授以巾

既而揮之郭璞爾雅注揮振去水特牲禮注尸尊不就洗又不揮疏云有巾故不揮也此公子揮者葢未授巾也攷鄉飲酒禮云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注云沃洗者主人之羣吏然則公子洗爵亦自有御者沃洗本非懷嬴事不得嫌其不授巾自揮手使乾也

公降一級而辭焉公食大夫禮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注賓猶降成其再拜稽首聘禮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

浙江圖書館

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是禮賓主非敵賓必降拜公必降辭也辭者辭其降拜非辭其稽首杜云辭公子稽首發言無不謬也

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公羊言不孝杜預反之故謂其蔽于匹夫之孝自絶于周然傳歷著富辰之諫見其喜怒無常動作失度女禍作於內寇戎興於外職其自取書曰出居見萬乘之主失據非常自詒殃咎非謂蔽于匹夫之孝也先后如何之語乃其飾詞當時襄王力能殺帶乎

傳女中宿至釋文云或無至字按韓非書無至字

置射鉤而使管仲相管子小匡篇桓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

浙江圖書館

豎頭須韓詩外傳十里皃須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
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
以叔隗為内子而己下之按以盾為嫡子固然以叔隗為内子
則姬氏之意特欲相推而未必遂其事耳宣二年趙盾稱趙姬
為君姬氏則固以趙姬為嫡母矣
公子士洩堵俞彌殿本考証云俗本讀作公子士洩非
狄固貪惏楚辭王逸章句愛財曰貪愛食曰惏一切經音義婪
又作啉惏二形按賈子新書傳職篇饑而惏方言晉魏河内謂
惏曰殘楚謂之貪惏即惏
王御士將禦之周官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御士蓋即虎士若
如杜預云十二人之禦士禦狄何益又周禮本無御士之官杜
所指蓋太僕屬有御僕下士十二人爾

浙江圖書館

所指蓋太僕屬有御僕下士十二人爾
好聚鷸冠逸周書知天文者冠鷸輿服志有建華冠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子臧鷸冠是焉說苑穆文篇知天道者冠鉥說文鉥長針也非此淮南道應訓去其脊而戴之木注云知天文者冠鷸按木為述之脫字鷸又鷸之誤也史記趙武靈王欲胡服曰却冠秫絀大吳之國也亦述之借鷸述同聲故省文耳陸佃埤雅鷸一名述似燕知天將雨之鳥也或謂之翡翠子臧之病在好聚不為非法之服
有喪拜焉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諸侯拜賓之法知宋為二王後得以賓禮待之嗣天子亦拜之也

省視官具于汜周官掌客職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
百官百牲皆具史記魯仲連傳天子巡守諸侯避舍納筦籥攝
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

浙江圖書館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四

吳　沈欽韓文起學

僖公二十五年楚人圍陳杜預云子玊稱人從告按此亦賤楚而畧其辭耳至桓文之伯歐楚日駸駸志淩上國聖人亦不能不隨時事而詳其名位春秋之法大易消長之機也

公會衛子莒慶孫覺曰衛侯稱子衛文公卒未踰年也惠云杜預既葬除喪之邪說於此而窮故作遁詞按預以傳言修衛文公之好故借云述父之志夫述父之志美事也何以反稱子則云降名書子以善之以降名為善則杞滕之降爵為子甯是有善可稱其支吾閃屍不過欲護其短喪之說耳按白虎通云父歿稱子某者屈于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

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之心未忍安吉也以上公羊家義又曲禮疏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二時一是始喪即嫡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于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為諸侯之位是三傳諸家均無既葬除喪之事也

傳王享醴釋文石經並作此享享醴為初見時事非食饗也大行人司儀及聘禮本分明後人因杜注混解俗本遂改享為饗

請隧喪大記凡封用綍注封周禮作窆窆下棺禮惟天子葬有隧檀弓云公室視豐碑注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斵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為鹿盧下棺以

綍繞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如鄭此注則天子亦用

浙江圖書館

綍繞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如鄭此注則天子亦用綍縣窆也按周官遂人職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師職及窆抱磨鄭司農云抱磨磨下車也按磨即鹿盧也玩周禮亦是縣窆無隧道故賈疏于遂人鄉師下並云陳役者天子亦六綍四碑背碑挽引而下蓋秦漢始有羨道賈逵準時事言之鄭注喪大記偶用賈説耳韋昭謂隧六隧也周禮天子有六鄉六隧惟天子有隧諸侯則無也然魯人三郊三遂非無遂也蓋不得六隧耳

趙衰以壺飧從徑韓非外儲説趙衰作箕鄭挈壺飧而從劉炫于此傳改徑為經謂經歷飢餒屬下讀

二十六年 如楚乞師按自有乞師之役中國且假命於蠻夷而楚乃

儼然圖伯矣春秋著之為履霜堅氷之戒孫復曰書者惡魯不能內脩戎備而外乞師于夷狄

傳室如縣罄服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罄孔鼂曰縣罄但有桷無覆按國語作罄韋昭解與服孔同又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罄于甸人鄭云縣縊殺之曰罄以其縣而死曰罄與此縣罄義正合

以其不臣也注言其不臣事周室按楚已僭號豈復有尊周之心此云不臣者以齊宋不肯尊事楚耳

又何祀焉按此夔之對楚失辭也禮惟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王制疏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左傳宋祖帝乙是也欽韓按二王後不祖始封之君以封國之

義原為主先代之祀若以始封之君為祖則五世後王者之祀仍絕故不為始封之君廟也若諸侯之支庶而有別封者則同別子為祖之義無疑也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于尊者也以夔之熊摯論之雖居嫡長而不傳重則義同支庶身不得以熊翔為禰其子亦不得以熊翔為祖也喪服傳又云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以夔論之熊摯本公子又是始封則夔之後世固世世以熊摯為祖矣于禮既不得旁祖楚之祖又不當捨夔自立之祖則夔之不祀祝融熊繹又何責焉劉敞曰楚祖鬻融夔祖熊摯是不得祀者也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夔子可謂若于義矣是前人亦有見及此者然夔之對楚反作懟辭不能正

浙江圖書館

誼引古以折之蓋禮教廢絕僻于荒慢雖承其制而莫能言其故矣

二十七年齊侯昭卒齊世家孝公卒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是為昭公

楚人圍宋杜預云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按稱人者猶賤之也傳明云楚子杜預既謂楚主兵赴告之體可稱其君微者歟孫復曰陳侯蔡侯鄭伯許男不同敗者四國之君雜然從夷圍中國其貶自見

公會諸侯盟于宋亦惡楚而不欲斥之也張洽曰春秋書公會諸侯于薄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楚之罪必待考而後見春秋之微婉蓋可見矣

傳貫三人耳說文聅軍法以矢貫耳也漢書游俠傳原涉肉袒自縛箭貫耳演繁露司馬法曰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其不能以入矣言決其敗死不復再入國門也孔穎達謂必不能入前敵非也

作執秩以正其官韓非子南面篇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

一戰而霸管子幼官篇至善不戰其次一之

二十八年刺之說文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

楚師敗績杜預云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畧也按子玉所將即楚師陳蔡以偏卒屬故總言楚耳楚能恥敗晉獨不能夸勝乎觀其解經如小兒弄脣舌無不可嗤哭者

傳稱舍于墓周官墓大夫職令國人族葬注古者萬民墓地同

處按史記田單守即墨亦用發墓之事以激怒其眾知葬國猶族葬也

三百人也曹風候人詩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序曰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且曰獻狀杜預言乘軒者責功狀非也按晉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注唐尚書云誅曹觀狀之罪還而伐鄭觀狀即觀駢脅之狀責其罪猶今之供罪也惠云先責其用人之過然後知其觀狀以示非報怨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邵寶曰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必先直而旋故不曰橫而曰曲陌猶阡陌之陌三陌蓋踊躍之度

欽韓按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呂覽適

威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使之鉤百而少及焉司馬彪莊子注

浙江圖書館

威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使之鉤百而少及馬司馬彪莊子注以百為百反非也鉤百即阡陌之陌猶諸盤馬蟻封以此為巧耳

殺顛頡以徇于師商子賞刑篇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于是合諸侯大夫于侍千宮顛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遂斷顛頡之脊以徇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以徇況于我乎

其衆素飽廣雅釋詁素本也字林素昔也

作王宮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注宮謂壝土為埒以象墻壁也

大輅之服戎輅之服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賜車者同姓

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鷩也毳也鄭此注約巾車及司服文言之以侯氏中有同姓異姓及公侯伯子男之異也此大輅之服則金路衮冕知衮冕者以雜記云復諸侯以襃衣冕服爵弁服注襃衣始命為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襃猶進也晉是侯七命本應鷩冕今王所賜因在鷩冕之上王制所謂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謂侯伯亦有服衮者皆是加賜非制也孔疏謂文公所賜是鷩冕服非也以晉侯有武功兼賜戎輅則革路韋弁服也車輅之制畧見於續漢輿服志焉

受策以出蔡邕獨斷策長二尺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按古制大畧亦如此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是右侯氏升西而立太史述命

浙江圖書館

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
氏受是尋常覲錫皆有命書今命晉侯為方伯則有加策可知
凡辭即内史讀之
出入三覲邵寶曰始見而見一覲也已去而辭二覲也享醴受
策三覲也按邵說非也當獻楚俘之時則覲禮裨冕墨車以朝
一也受策之後拜命于王二也聘禮食饗之後拜禮于朝三也
其三享即在始覲又天子親饗意在待賓不主于覲皆不與焉
受策又于館不于朝也
瓊弁玉纓王制疏引服虔云瓊弁玉纓馬飾也按獨斷云金鍐
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如玉華形在馬髦前繁纓在馬膺前如
索帬文選西京賦叙車馬事云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駮戴翠冒
浙江圖書館

倚金較璿弁玉纓道光儵爚薛綜注弁馬冠也叉髦以璿玉作
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則璿弁即金鏤在髦前故云叉髦續志
注徐廣曰金為馬叉髦（刊本誤叉為文）宋書禮志金為叉髦插以翟尾
蓋或以金或以玉其飾不一也（宋史輿服志玉輅六馬有銅面插鵰羽鞶纓）漢人學
有師承知瓊弁玉纓為馬飾證據多矣杜預陋學乃至附會皮
弁耶
風于澤鄭注費誓馬牛其風風走逸王鳴盛後案曰牝牡相誘
為風因風而走逸者多也
亡大旃之左旃疏謂左軍之旃非也車攻傳云褐纏旃以為門
大司馬職以旌為左右和之門以敘和出注云軍門曰和立兩
旌以為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大旃乃軍中所建令之坐

（插雕）

纛旗漢以後所云建牙也以大旆為表則所謂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也别以旃旁敘左右令亡其左旃還對中所樹表言之故曰亡大旆之左旃

甯武子為輔為衛侯相禮文王世子注輔相也疏謂輔鉞莊子非也

士榮為大士晏子内篇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秦士子牛存矣此大士當音泰

且使王狩杜預云自嫌强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按晉侯朝王之意以為朝於京師不過述職之常不足以聳動諸侯故欲假王靈以儆方岳且省王芻秣之費耳豈謂强大自嫌如王敦桓温引兵入都人情震駭之比乎果令晉侯有辟嫌之心王有畏

浙江圖書館

偪之勢則仲尼不僅謂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解經苟非帝僭鬼黠之談則亂世塵雜之心疑誤後學多矣古者延飲賓皆曰召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曰臨邛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賈誼傳令富人大賈嘉會召客呂覽分職篇令召客者酒酣注召請也鄉飲酒禮主人速賓注速召也淺學之徒但知君命召之召耳

二十九年傳問之而信列子黃帝篇今東方介氏之國其人數數解六齋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張湛注引此傳介葛盧事

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杜預於元咺復歸言國人與元咺此既被殺又云非國人所與前後自相矛盾由其胸中無是非之心望文起義耳若春秋之義書元咺之復歸惡之也衛

殺其大夫元咺當其罪也何者衛侯得罪於伯主惟懷出奔國非其國矣賴元咺輔叔武彌縫其闕而復歸歸而枉殺叔武咺之義不可立于汙君之朝矣計惟竄身他國沒齒不言衛事豈非卷懷退藏之道哉識不及此乃悍然訟其君若質首之讎焉逐一君復立一君國之大命在其掌握君之廢置殆如奕棋徒知世之晏然無虞不料義之不可而反人者人亦將反己也身被屠戮不亦宜乎公子瑕塊然人上無立國之材因人之安危以為禍福元咺殺也則亦及之而已矣不稱君衛侯反國莫敢指之為君也

晉人秦人圍鄭杜預云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惠云傳明言晉侯秦伯高閌閱曰曷為人之非伯討也家鉉翁曰盖翟泉之會不

浙江圖書館

至是以疑其貳于楚去年會溫朝王今一不預盟即加之兵春
秋是以貶秦伯苟知義之不可則當相率俱去不當私及鄭盟
舍之從歸俱貶而人之

傳有昌歜顧炎武曰歜字誤玉篇作歜徂敢切菖蒲葅也　欽韓
按釋文作歜疏亦疑之引說文云歜盛氣怒也此昌歜之音相
傳為在感反不知其所由按玉篇歜子合才六二切嗚歜也又
徂敢切昌蒲葅也是歜為菖蒲葅亦非正文嗚蹴之字乃是歜
耳呂覽任地篇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注菖菖蒲水草也陳
藏器本草白菖即今之溪蓀也一名昌陽生水畔人亦呼為菖
蒲御覽九百九十九說苑曰文王好食昌本葅按韓非子難四文王
嗜昌蒲葅

浙江圖書館

白黑形鹽周禮籩人執朝事之籩白黑形鹽注稻曰白黍曰黑築鹽以為虎形謂之形鹽此朝事謂二祼後尸入王初獻后亞獻所薦之籩饗賓無朝踐之名以少牢饋食下篇準之上三獻後尸出復出迎尸主人酌獻尸婦賛者執白黑以授主婦注云大夫無朝事而用之儐尸亦豐大夫之禮然饗賓先用饋食之豆籩至獻酬畢復用朝事之豆籩優賓如特牲少牢之次爾熬稻熬黍蓋八珍中之二也内則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注淳沃也母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蓋黍飯亦熬亦沃膏不可並名淳熬故異稱曰淳母知白黑二籩即其物者若使空是稻黍饜入簠簋為饌不當在籩列又以薦尸享賓必是滋味之美且此

稻黍鄭注儀禮並云熬者知是淳熬淳母也其形鹽則鹽人職云共賓客自有明文

三十一年猶三望大宗伯疏異義按古尚書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宗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春秋書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鄭義則謂六宗無山川據虞書六宗言禋山川言望按大司樂云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注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歟鄭意以四望配四方故言嶽瀆之等又以大宗伯天神之祀地祇之祭四

浙江圖書館

望是地祇而不云祭故復言司中司命等然下文有奏蕤賓歌
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四望非山川明矣舊唐書禮儀志冬
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
並皆從祀通典開元二十年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丘岳鎮海
瀆山川林澤邱陵墳衍原隰于內壝之外各依方面是天神之
類附于祀天地祇之屬附于祭地古今不相紊也然此三望蓋
日月星矣

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杜預云不地者就狄廬帳盟按狄既處中國自
有土地其所攜毳幕能虛空安置乎不地者史偶失之

傳將殯於曲沃杜預云殯窆棺也按窆是葬下棺之名殯則蔽
塗西階釋文窆一本作塗塗字是也禮殯于路寢而葬時朝廟

浙江圖書館

曲沃宗廟所在就彼殯之以便朝廟元和志晉文公墓在絳州
絳縣東二十里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若出師時示以所為之事則鄭亦自有間
諜傳告若患其漏洩勞師于不知所往則軍士必將怨讟管子
制分篇妄行則羣卒困
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出師千里必有爭鬥所過之處大國不敢
犯小國不足貪則鄭亦自知敵意在我也元和志鳳翔府東至
東都一千一百七十里東都東至鄭州二百八十里管子制分
篇小征千里徧知之
白孟明西乞白乙呂覽先議（識）篇蹇叔有子曰申與視高誘曰申
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按公穀傳皆云百里奚與蹇叔哭其子

疏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為百里奚之子

夏后皋之墓也紀年帝昊一作皋在位三年子發在位七年子癸一名桀通鑑外紀孔甲崩其子皋立在位十有一年

所避風雨也通典文王避風雨處即東崤山在夏后皋墓北十里許漢時移道于嶔崟山南在夏后墓南可五里曹操更開北道即復春秋時舊路也元和志三崤山又名嶔崟山在河南府永寍北二十八里自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東崤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坂十一里險絕不異東崤明統志在永寍縣北六十里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惠云君師師而以賤者告無是理也按杜預欲異于

公穀兩家之妄坐晉罪而不得其理也陸淳纂例云淳聞于師曰晉文公未葬晉襄用師不書曰子而曰人何也曰諸侯之孝在乎保其社稷而知其民人者也晉為盟主諸侯服之久矣秦不哀其喪而襲其同姓若不能救則先父之業墜矣故聖人為之諱其以權變禮異乎匹夫之孝也

傳無禮則脫脫當為俛淮南本經訓其行俛而順注俛簡易也晏子內篇其動作俛順而不逆魏志王粲傳體弱通俛裴松之曰通俛者簡易也脫乃俛之假借史記禮書凡禮始于脫荀子禮論又訛為稅

乘韋先猶聘禮之乘皮

且使遽告于鄭管子大匡篇三十里置遽委馬注今之郵驛也

浙江圖書館

續輿服志驛馬三十里一置呂覽悔過篇遽使奚施歸告淮南人間訓作蹇他注云弦高之黨

脯資餼牽脯資當為斧資旅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九家易曰資財也王弼曰斧所以斫除荆棘以安其舍者故以此為客館所須下言餼牽此不當及脯也

必伐秦師說苑敬慎篇蓋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忘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蓋指此事為秦晉構兵之禍

晉於是始墨杜預云後遂常以為俗顧炎武曰喪事有進無退已墨則不復反後遂以墨為常則失禮甚矣按晉于是始墨者謂自後喪葬遇有兵戎盟會之事遂援此以墨衰從事非謂居常不用衰麻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故曰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

浙江圖書館

也晉雖失禮不至如杜預所說也顧說失之
素服郊次司服職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大司馬職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即引此傳按郊次出舍于郊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不置孟明出師之役為己之過
白狄子杜預云西河郡有白部故此漢末白波賊之遺波部聲轉耳史記灌嬰傳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苻堅亦謂鮮卑為白虜金鑾苗亦有以白黑名者
襄公以三命王制大國之卿不過三命
一命命郤缺為卿王制大國下卿再命典命職公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此云一命為卿者蓋以士秩試守也漢制太守二千

浙江圖書館

石亦有以六百石八百石任之者
亦未有軍行以五軍師見有人故
公如齊朝家鉉翁曰天王聘不往朝國歸父來乃躬報謝不加
貶而義自見矣按傳文雖不著是非然連類觀之自足曉人施
元之注蘇詩載蘇公答張嘉父問春秋學云此書自有妙用學
者空能領會多求之繩束中乃近法家者流惟丘明識其用微
見端兆欲使學者自得之蘇子誠知言哉
葬僖公緩作主劉原父曰當以緩作主為一句
卒哭而祔士喪禮下篇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注卒哭三虞之後
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祔卒哭
之明日祭名按所謂卒哭者止無時之哭為朝夕之限以孝子

思慕之心無窮而一時之序已過若復終日泣血恐其不能勝
喪也杜預既創免喪之論孔穎達附會之而云天子諸侯於此
除喪全不復哭則周公之經獨為士庶人設忍矣哉
特祀于主士虞禮注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
遷廟疏云曾子問云天子諸侯既祫祭主各反其廟今祔于廟
祔已復于寢如祫祭訖主反廟相似故引為證也賑注云特祀
于主謂在寢若然惟祔祭與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
與禫祭自然在寢祭之按曲禮疏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
宮謂舊殯處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于祖廟門左埋重處崔
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獘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
也鄭注檀弓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以虞已有主

浙江圖書館

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衆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
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耳然後
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于虞謂之虞主作主爲
祔所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按非孔穎達欲調儕停
兩家之說然公羊義非也檀弓云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卒
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又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
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蓋前此皆以生時養禮至卒哭後始
鬼神祭之則知卒哭方作主有主以象之祭事方成故曰成事
虞祭之時通不用主何得云虞而作主乎又左氏之義本無二
主桑主栗主出于公羊穀梁二家蓋以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
哭而祔以祔時不同主亦不了詔沿誤謂祔練遂有二主耳又推

浙江圖書館

左氏特祀于主之義則祔祭之後三年喪未畢並在正寢而鄭
注虞禮云練而後遷廟崔靈恩以此義入三禮義宗孔賈並援
穀梁為證然楊士勛疏云此雖為練作主作主在十三月壞廟
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以事相
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為練而作主之時則
易檐改塗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
是說穀梁者不以傳義為然何休公羊注但云期年練祭埋虞
主于兩階之閒易用栗初不言栗主便入廟則公穀二家與此
傳亦無乖也

烝嘗禘于廟士虞禮疏引服注云烝嘗禘于廟者三年喪畢遭
烝嘗則行祭皆于廟焉按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

浙江圖書館

為越紼而行事鄭注曾子問惟嘗禘宗廟俟吉也又曾子問云
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祭然則三年之喪
天子諸侯不修時享可知矣通典二禮十喪廢祭議晉武帝咸寧
五年十一月弘訓羊太后崩其伯母宗廟廢一時之祭賀循祭議
云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于生人亦祖禰之情同
其哀戚故云于死者無服則祭也欽韓按服其服所以稱其情
也孔子曰緦不祭何助于人緦之喪至輕也然其祖禰至重
也猶不許飾情而從吉三年之喪雖服有變除然哀毀未復哀
絰未除何能改莊敬之容被弁冕之服忘新哀而修舊禮乎故
服未終而不祭不必為祖禰措思也實生者所不堪為也故閔
二年吉禘于莊公傳譏其速公穀二傳譏其未畢三年而吉祭

此天下之通義愚不肖所共知杜預獨創反常之說于此傳云
既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夫宗廟常祀非吉祭
乎孔穎達從而和之故其疏王制喪三年不祭勉强敷衍而引
杜預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將從來經傳一概
抹殺獨奉杜預為金科玉律其毒流于來茲宋儒遂漫然曰杜
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除之說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六然杜預事
事與左氏乖違預乃左氏之罪人麤人不曾反覆熟玩并反督
左氏陋矣觀服虔之解則真左氏先師之旨夫亦可恍然悟矣
賈逵義與服同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食有食之元歷志姜岌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
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亦以為然今歷推之是歲三月癸亥

浙江圖書館

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三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分入食限失閏也宋史曆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以為其年三月癸巳朔去交分入食限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杜預云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按禮無天子使大夫會葬之事高閌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王惟有弔贈含襚之禮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于諸侯也

君之齒未也韓非内儲說下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此與子上之言相類而春秋列國父子之端

浙江圖書館

每由於此

役夫管子輕重己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列子周穆王篇有老役夫筋力竭矣晝則呻呼而為僕虜

環列之尹若漢之衛尉矣唐六典十二衛大將軍掌統領宮庭警衛之法令後人謂之環衛官

始聘焉禮也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殷中也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按君即位鄰國有來朝聘于我我國亦朝聘于鄰國兼彼我二義也

二年秦師敗績杜預云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按上傳云復使為政則孟明實正卿矣不書其名者秦僻在西戎初交中國春秋之記由畧而詳故孟明晦于前而乞著于後不緣貴賤也若

浙江圖書館

謂非天子之命卿則屈完宜申詎是天子所命疏又謂備卿禮乃成為卿秦之卿禮不備故孟明雖執政而不成卿禮究其不成卿禮之由於預無由知之孔之迷惑豈不可憐

丁丑作僖公主此所謂緩作主也杜謂曰十二公作主祔廟未嘗書之今書作僖公主必有所譏也

及晉處父盟傳有明文杜預之言啁嘲無倫胡安國曰去處父之族非特為魯諱實責晉也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稱人者惡其兵連禍結無已也于秦自若非尊秦也

傳禽之以從公乘按瞫既斬囚因有迸逸復追禽之仍追從公車言其趨疾也

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周書大匡解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用大匡勇如害上則不登于明堂

死而不義非勇也周書寶典解死曾千武

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始之黜人謂我屈于上之不知也今見而不義則其見黜也宜彼黜之者直知我矣

書士觳縠堪其事也杜預謂士觳縠非卿以士觳縠能堪卿事故書按莊六年士蔿為大司空杜云卿官此言司空猶宋之大司馬大司寇亦單稱司馬司寇魯孟孫為司空于當時皆為卿官非一矣晉之法用三軍師皆以次而升六年夷之蒐將使士觳縠將中軍使士觳縠素非卿何能越次為中軍師傳言堪其事者發士觳見于經之故亦對上處父盟言其事與處父異也杜横加貶說

以誣傳

文武至不先不窋此皆論合食時位次鄭注王制云夏無太祖廟疏引禮緯云夏無太祖宗禹而已禹不先鯀者鯀親未盡也親盡則鯀不在禘祫之列矣此唐仲子陵之議殷以契為祖湯固不先周以后稷為祖不窋以下皆在合食之列故文武不得而先之疏於此憒憒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宋二王之後不以始封之君為祖故祖帝乙也鄭始封在畿內周禮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注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見夏官祭僕職鄭因此有厲王之廟相沿失之

廢六關惠云廢家語作置王肅曰六關關名本無此關文仲置

浙江圖書館

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去其有聲廢其無聲鄭志荅張逸曰廢置也

妾織蒲史記公儀休傳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作虛器王肅曰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宜畜故曰虛器按天子諸侯有大貞立君遷國之事故須寶龜大夫常事無所用也故曰虛器說苑權謀篇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此

其事虛誣可證文仲時有此甗遂為臧氏世守也

納幣禮也檀弓疏引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昏得權時之禮

恩按傳祗言納幣禮耳主為經發凡不專指文公事也文公之得失人自推究可知故不復言劉歆横譏左氏以喪娶為禮却是冐昧杜預謂諒闇既終又大謬也顧炎武曰即以僖公之薨為十一月亦甫及大祥未畢二十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也

三年秦人伐晉此惡秦也杜預言晉以微者告則此魯史又據晉告而不取于秦之夸耀耶前後牴牾其辭如鬼

四年夫人風氏薨啖助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之事所謂屬辭比事也

傳為賦湛露及彤弓按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則天子當陽董子天辨在人篇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不當陽者臣子是也當陽者君父是也

敵王所愾愾說文引作鎎怒戰也

六年閏月不告朔月猶朝于廟玉藻疏天子告朔于明堂其朝享從祖廟至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是各告朔與朝廟不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又云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之餼羊也則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

子于明堂諸侯于太祖廟訖然後祭于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按彼疏比此處為詳明故錄之

治舊洿說文洿濁水不流也一切經音義三蒼云停水曰洿按水停則濁敗致民疾管子水地云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行無邪又禁藏云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滋毒也蓋水火養民古人治政之所急疏以為政之洿穢治理改正錯會杜意所謂郢書燕說者矣

為殉秦本紀武公二十年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按穆公武公之弟子德公之子其殉葬已歷二世矣

使求遣喪之禮以行劉炫之聘使之法自須造遣喪之禮而行
防其未然也非是聞晉侯有疾按曾子問君出疆以三年之戒
以裨從人君出竟有喪備則人臣出竟亦須慮喪事當然矣聘
使兼主賓二國聘禮云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此遭主國之喪也又云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赴者至衰而
出惟稍受之此遭己國之喪也
辰嬴賤班在九人諸侯一娶九女辰嬴班在九人所處為末其
他則皆賤妾給使令者矣
侵官也好相之重人君所命承清問之下而論其人之堪與否
如李克之告魏文侯者可也建置非其人將害于家國則如白
圭之論惠施者亦可也均是世臣賢否相當國已發號施令臣

已敘秩管(受)官而以一人之見更張之使其出于公正已為侵官漸至無君不可以訓也況以己之親疏厚薄而私焉者乎國君用人猶不可以私陽子擅之其罪可誅其禍自招故傳曰侵官發明經意以昭炯戒公穀二家造為荒唐之詞以欺世漢時左氏學未行人之信之猶有說也至宋如劉敞胡安國輩不信左氏實錄而拾彼二家之唾餘亦可謂無人心矣

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按趙盾身為正卿立君大事輕發其謀中易其慮晉國幾于亂秦禍由此深春秋書法為謀國不臧者戒

傳步招御戎戎津為右注云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按必如杜言則晉之出軍原是揚聲

浙江圖書館

以逆雍為名秦人猶信其為逆雍來故受紿而敗非是先立御右後變計立靈公倉卒不及替之也御右自假設以崇逆君之計為紿秦之術

秣馬蓐食杜預云蓐食早食于寢蓐也按方言廣雅俱云蓐厚也王引之云按訓卒利兵秣馬非寢之時矣蓐者厚也商子兵守篇云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兩軍相攻或竟日未己故必厚食乃不饑成十六年傳襄二十六年傳蓐食並與此同

叔仲惠伯禮記疏引世本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武仲體體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

八年不至而復丙戌奔莒陸淳纂例曰還者事畢復者未畢愚按

浙江圖書館

經文云不至則其事不共無待言矣傳云以幣奔莒則是將弔贈天子之幣以充私槖無君之罪莫有大於此者彼必不敢復魯國經云復者返于魯境以往言耳

皆貴之也按兩人内困于君夫人外逼于强族昭公又昏庸難輔雖有知能無所施為故一死于官一致其節不辭難不避汙經意以為貴之劉敞襲公羊之說而加誣焉謂此二人皆譏之且云華孫殺之華孫逐之明此二人之無能不知其所據者何書公穀肊造于焚書坑儒之時劉敞乃膏肓拭舌于經學禁定著之後噫亦愚矣

九年葬襄王杜預云卿共葬事禮也王制疏鄭駮異義曰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

王使榮能歸含且賵名伯來會葬傳曰禮也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于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于天子一大夫會為不得禮可知又左傳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欽韓按隱二年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言莊叔如周葬襄王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含賵名伯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且渥如是經書此遥遥相對其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出求金求者非禮而藩衛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其為非禮何待言乎以求金之故而

如京師共葬雖遣得臣亦非本心傳意微而顯而杜預不之究創為謬說

傳雖不當事當事謂斂及啟殯而葬

卅傳何必使誘我釋詁誘進也言我先為弱而屈伏之何必使進兵于我境杜預解作誘呼于上下文不順

右盂左盂盂取迂曲之義蓋圓陳也或曰左右和韓非外儲說左上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右和是也亦曰左右甄晉書周魴傳使將軍李悝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文選海賦引鄭君曰甄表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五

浙江圖書館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五

吳　沈欽韓文起學

文公十一年　傳皇父之二子死焉賈服並云三子皆死獨存𨙸班鄭衆以為穀甥牛父二人死皇父不死馬融以為皇父之二子從軍為狄所殺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今皆死誰殺緣斯按馬說是也若令右與驂乘俱死則傳文當云皇父與二子死不當云皇父之二子也傳不言三人賞者主記𨙸門事耳

齊襄公之二年陸粲曰史記晉世家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同此傳以惠公為襄公蓋傳寫之誤

十二年　郕伯來奔杜預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劉敞曰此郕

太子也魯以諸侯逆之即謂之郕伯而春秋又沒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豈其然乎意者郕伯以去年卒太子令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夫踰年即位則真郕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太子出奔也按左氏明言非禮則可知是太子若踰年即位以吉禮逆之安得謂之非禮乎春秋書爵者就魯本意欲反之其國耳

傳襄仲辭玉杜預云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按聘禮賓襲執玉擯者入告出辭玉注云圭贄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傳言襄仲辭玉正合禮文杜未見禮經故為肊說趙汸補注云傳錄賓主辭令以見秦人之進于禮

厚賄之鄭注聘禮記引此事云此謂重賄反幣者也

范無恤御戎按此晉君不出而亦有御戎者明是為中軍之御
七年之步招戎津亦是中軍之御與右耳
若使輕者肆焉大雅皇矣箋云肆犯突也
坐甲言被甲而坐不時脫也疏言未戰且坐之于地非
獲一卿矣以趙穿為公壻其貴重如卿故以見獲為憂趙穿此
時非卿
交綏李衛公問對綏者御轡之索也按衝車繞相接謂之交綏
曲禮疏云綏登車索詩云淑旂綏章箋云綏所引登車也
十三年傳能賤而有恥服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按後漢書馬援
傳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
繞朝贈之以策服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按魯語臧文仲聞柳

浙江圖書館

下季之言使書之以為三筴韋昭　曰筴簡書三筴三卿卿一
通欽韓謂三筴古誥誡之辭荀子大略天子即位上卿授一策
中卿授二策下卿授三策此繞朝所贈即下文二語戒厲之辭
秦人不察以為繞朝輸情于士會故被戮韓非說疑篇繞朝之
言當矣而為戮于秦

其處者為劉氏劉炫疑此句為漢時說左氏者揷注以証漢劉
氏為堯後據襄二十四年疏云炫于處秦為劉謂非丘明之筆
知此疏乃襲劉氏之舊按元和姓纂士會之後用本家于魏又
徙豐沛至豐沛公生煓字執嘉生漢高祖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士會適秦歸晉有子留于秦自為劉氏生明明生遠遠生陽十
世孫戰國時獲于魏遂為魏大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居沛

生仁號豐公生煓字執嘉其譜系如此蓋此句乃錯簡當在襄公二十四年傳范宣子云在周為唐杜氏下必非漢時經師所敢偽造也說詳後漢書疏證

文子賦四月杜預注與詩疏引王肅義同按王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國闕一時祭

十四年公孫敖卒于齊張洽曰特書卒于齊見其俯仰愧怍無所容于天地之間死而無所寍其身也

齊人執子叔姬上云齊人執單伯是敢于執王使也此言齊人執子叔姬又敢于執君母矣然此兩人不可云及故別書齊人程氏謂均罪齊國之人鑿矣

傳有星孛入于北斗杜預云孛彗也非也晏子諫篇公睹彗星名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則是孛與彗非一也晉書天文志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宋史天文志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主大亂主大兵災甚于彗漢五行志劉歆以為北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告喪請葬杜預云請以卿禮葬按此請歸葬于魯下傳飾棺至堂阜知惟請歸葬尚不及望卿禮也

夫已氏已讀如彼其之子之其揚之水箋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夫已氏猶云夫夫

十五單伯至自齊單伯之使齊以魯請于王而受王命以行使

年

而被執則魯所矜故其歸春秋書之以釋魯志不言歸京師從
可知也且魯為還齊所經必有主人之禮以謝屈辱故云至自
齊從魯之文宋人之說春秋皆昧然以為魯大夫不信左氏之
實錄而竊取公穀誣罔之說此真憾事也
伐蔡戊申入蔡穀梁疏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之也
莊二十八年伐戰兩舉者初伐其境內戰在國都故亦兩舉之
也
其官皆從之謂上介與衆介也大行人職凡諸侯之卿其禮各
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注聘義曰上公七介侯
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宋是上公則此從介
當有七人也春秋之聘問多不能周公太平之制故舉其備禮

浙江圖書館

為貴非有所褒也
于亞旅亞旅次大夫及賓羣士也
諸侯五年再相朝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
典禮鄭荅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
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
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王制疏云如鄭言
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為五部每年一部來朝
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
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問也沈文
阿以此及昭十二年傳皆為朝牧伯之法按傳通論相朝之事
故云古制非專指朝魯沈氏之言是也

浙江圖書館

惠叔猶毀以為請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此猶毀者未行卒哭變除之禮杜預不知而妄說

聲已不視帷堂而哭雜記朝夕哭則不帷鄭云緣孝子之心欲見殯肂也檀弓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志張逸答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以避嫌帷殯或亦避嫌表夫之遠色也然帷堂帷殯其事惟一而聲已敬姜則為二人當緣穆伯之謚同相傳者異耳

師兄弟以哭之喪服傳小功以下為兄弟士喪禮始死親者在室衆兄弟堂下北面注衆兄弟小功以下又既殯後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疏云大功容有同門之財故喪服以小功以下為兄弟按襄仲與穆伯為從父昆弟既殯則

哭位並在堂下也

十六年傳至于君祖母喪服適母爲君母則君祖母是適祖母之稱杜預謂諸侯祖母之稱非也

使師甸攻而殺之周禮甸師之官其徒三百人文王世子公族有罪磬于甸人師甸即此官也

十七年傳以蔵陳事方言蔵備也又解也廣雅釋詁同郭璞注方言云蔵亦訓救蓋本賈服之訓也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淮南說林與此語同高誘注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

鹿死不擇音服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顧炎武曰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解義同當

從服說

鋌而走險鋌讀如挺重囚之挺漢書劉屈氂傳挺身逃徐廣曰挺別列也

六月壬申朝于齊長歷云魯莊公二十三年六月癸丑朔壬申則六月二十日

豈其罪也此追引鄭事齊桓之時鄭固從齊而亦閒成于楚所以然者介于兩大也以救急也齊于爾時未嘗見罪晉胡為苛求乎

公壻 韓非亡徵篇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此公壻之證

十八年公薨于臺下臺下非寢疾之所卒然而斃或升高而隕俱

未可知穀梁曰臺下非正也
子卒未踰年故不稱君既葬故稱子不名范甯曰諸侯在喪既
葬之稱
傳惠伯令龜令龜即命龜也周禮大祭祀太卜眡高命龜士喪
禮宗人即席坐西南命龜按卜法有六事陳龜也貞龜也涖卜
也命龜也眡高也作龜也其卜立君卜大封事更大于祭祀則
小宗伯命龜故小宗伯職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鄭司農云
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也小宗伯尊于太卜此惠伯命龜亦因
事以卿名之賈疏云以大貞事大故太卜身為勞事則大宗伯
臨卜其餘陳龜貞龜皆小宗伯為之小事則太卜涖卜卜師命
龜也

浙江圖書館

歸舍爵而行告奠於廟而去也定八年傳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與此同杜預謂飲酒訖者鄙辭也

仲殺惡及視杜預云視不書賤之接方言子卒不可云殺視顧炎武曰亦諱之耳

馬矢之中說文𡿫糞也韻會云通作矢莊子人間世矢愛馬者以筐盛矢音義矢或作屎後漢書獨行傳戴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注本草經曰馬通馬矢也

在九刑不忘周書嘗麥解太史筴刑書九篇昭六年傳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醜類惡物釋草注醜類也言比類惡事杜預以醜為惡則此語不屬

渾敦玉篇作倱伅

饕餮髙誘淮南注一作叨飻

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婦（歸）姜至自齊服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逑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畧賤之也按公穀傳與服說同並是苛求孔氏佐杜横指為闕文非也文四年經傳皆稱婦姜而無氏可知婦姜是魯史常稱猶王姬不稱王姬氏也杜預于文四年畧無所說此獨指為缺殆是自尊方便耳

傳以定公位杜云簒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按此非傳意也春秋時習見簒弒之禍敵國以上莫不棄已死之舊交而貪建樹之私恩于是覬覦之徒以為與于會盟已結隣援國

人亦歛怨降心莫可誰何此隣國之罪也與之會盟者有罪矣

人亦欲怨降心莫可誰何此隣國之罪也與之會盟者有罪矣簒竊之君豈謂罪惡便可除乎時無討惡之人儼然目之曰公曰侯則經亦不能不書之曰公與侯也非獨經多微辭也左氏身為魯史記魯之事亦不能不隱情以避禍如宣公此事豈敢人為惡而開以避罪之方哉其深痛而概責之可見矣曹伯負芻之執晉之討也緩遂令曹人得藉口以乞哀杜預執彼權辭使成義例其蔑經而誣傳也多矣

二年 傳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司馬法定爵篇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

文馬百駟文馬說文引作媽馬云畫馬也按周本紀求驪戎之文馬尚書大傳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駁身朱鬛雞目者若

是借畫為文則不須遠求惟此傳百駟乃是畫者所謂朱其尾
鬣

子之馬然也按此為叔牂語非馬也其人也為華元荅語當如
鄭衆服說

華元為植按鄭司農大司馬職注云植為部曲將吏引此傳後
鄭云植築城楨也屬賦丈尺當從後鄭

棄甲則那那如何也宋書劉敬宣傳平桓玄之後令我那驃騎
何與此義同

于思于思小雅瓠葉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
間聲近斯思與斯聲同故賈逵以為白頭貌此古訓也又說卦
巽為宣髮虞翻曰為白故宣髮宣鮮聲同故宣亦為白于曰也

浙江圖書館

曰思曰思不必指其頭髮白澤門之晳有類于此三進及溜溜即霤有門內之霤燕禮賓執脯賜鍾人于門內霤是也有階閒之霤鄉飲酒記磬階閒縮霤是也此及溜及階閒之溜也三進者按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此一進也公降立阼階之東面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此二進也始也入門繼而當庭及至升階當霤則三進矣管子中匡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傳堂公曰云云此三進之證也

觸槐而死晉語作觸庭之槐而死韋昭曰庭外朝之庭也杜預云趙盾庭樹顧炎武曰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按此家衢之樹也周語立樹以表道

浙江圖書館

過三爵非禮也小雅箋三爵者獻也酢也酬也玉藻君若賜之爵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疏即引此傳按此謂三爵禮成則可退彌明應急之辭非所論于說屨無算爵也

惜也越竟乃免言倉皇出奔他國義不再反乃可逃弒君之名

餘子餘子即國子之倅諸子掌之其民在鄉為義卒在遂為餘夫也書傳畧說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周傳云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太學餘子之稱猶沿于後世呂覽報更篇張儀魏氏之餘子也又離俗覽齊楚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說苑立節篇佛肸用中牟叛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皆謂夫子也高誘注大夫庶子為餘

君姬氏之愛子也君姬氏猶言君母氏自妾言之謂之女君自

妾子言之謂之君母趙盾雖為嫡子猶以姬氏為君母

旌車之族詩箋云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為之疏引服虔云軞車戎車之倅

使屏季以其故族杜預云以其故官屬與屏季按傳言族不言官屬故族謂趙夙以來之族屬也大宗有收族之誼故統率之非謂趙盾室內之事自為中軍帥亦自為小宗何能以室老責臣益屏季乎

三年傳昔夏之方有德也墨子耕柱篇夏后開使蜚廉採金于山川而陶鑄之于昆吾使翁難乙卜于目若之龜北龜曰兆之言若屬曰九鼎既成遷于三國金履祥通鑑前編云諸家多謂禹鑄九鼎觀方有德之辭似非指禹當從墨子之說

鑄鼎象物令山海經所說形狀物色殆鼎之所象也呂氏先識覽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又慎勢篇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又離謂篇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淮南子本經道應篇並著其事又適威篇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又達鬱篇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所謂周鼎即夏鼎也觀其大畧則禹之鑄鼎非獨燭照神姦亦以炯垂法戒

不逢不若惠注云當作禁禦不若

姞吉人也據吉人之字當為佶

刈蘭而卒或有人誤刈蘭因而穆公死又一義穆公欲試巳之生死因刈蘭而果卒

四年傳欲殺子公韓非難四明君不懸怒有怒不即施行謂之懸怒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即誅故子公殺君

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漢書王莽傳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鬪般為令尹般為令尹當繼子孔之後傳言子文卒者叙次相連及之

著於丁寧晉語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注丁寧者謂鉦也

以貫笠轂服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亦以禦矢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按服後說是也吳子

浙江圖書館

圖國篇革車奄戶縵輪籠轂蓋兵車皆長轂故須籠蔽防擊觸
杜預謂以笠為蓋焉矢已汰舟豈能上激貫蓋不通事理
楚人謂乳穀漢書叙傳作穀如淳注穀音構牛羊乳汁曰穀
謂虎於菟方言虎武謂之於䖘注云今江南山夷呼虎謂䖘音
狗竇
五年傳反馬也易歸妹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虞翻注反馬歸
也詩鵲巢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傳云將送也疏鄭箴膏肓云禮
雖散亡以詩義論證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又士
昏禮注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
疏云以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車也
大夫以上至天子有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反馬壻之義髙固

秋月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人三月祭行故行反馬禮也

六年以盈其貫韓非子説林有與悍者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杜預云貫猶習也劉炫規云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為習也按説文貫錢貝之貫从毌貝一切經音義蒼頡云貫穿也以繩穿物曰貫今滿貫之稱雅俗通行杜謬灼然而疏曲為庇護是何心也

殪戎殷鄭中庸注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杜預以殪為盡非也釋詁殪死也釋名殪翳也就隱翳也武王豈盡殷之類者哉

王子伯廖曰王子似是周人非鄭大夫鄭無王子也

八年猶繹頌絲衣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祭之明日卿大夫

浙江圖書館

曰賓尸與祭同日郊特牲繹之於庫門內祊之于東方注云祊
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繹又于其堂此明堂謂神位于西也此二
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疏云祊是求神之
名繹是接尸之稱又云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
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是也二是繹祭之
時設饌于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有司徹疏云大夫儐尸同用
正祭之牲天子諸侯禮大別日又別牲故牛人云掌牛求牛鄭
云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也按絲衣云自羊徂牛則天子
諸侯繹祭又新殺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元志杜預以甲子晦食姜氏云十月甲
子朔食大衍同今懸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
八十一杪蓋十誤為七

八十一杪蓋十誤為七

九年傳衷其祖服祖服中帶之類祖與襗通詩無衣箋襗褻衣近汗垢釋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方言汗襦自關而西或謂之祇裯注亦呼為襜汗也」遂殺洩冶賈子新書雜事云陳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

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元志今秝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

公如齊實奔喪而經諱言者魯非齊之臣而奔喪是自蹈于非禮也天王崩終春秋經無奔喪之事宣公獨汲汲于齊忘大義而顧私恩傳出奔喪二字著其無恥此傳之顯于經者也

傳斵子家之報棺謂剖報棺見屍也杜云斵薄其報棺迂矣

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正弒君之罪而得討賊之義者楚莊一人而已范甯曰變楚子言人者弒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賈逵云公二子不係之陳絕于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按賈謂二子之惡絕于陳是也然納惡而謂楚有禮則于義難通或孔疏所引欲露賈服之疵故文詞褫剝杜預又舉二子之功足補過夫身為貴臣朋淫妻豬殺直諫貽君禍雖寸磔不足蔽辜何功之可補害義傷理若說為大矣傳之稱楚有禮謂入其國而不貪其土豈自二豎子之出入哉曰莊王以禮自克何為不正二子之罪曰陳國小君弱不有貴戚世臣無以

立國春秋世臣與其君相輔而行者也故臣有罪絶其身不絶其世非若後來政臣新故相乘不憂乏材蓋積貴之繫于人望久矣楚之納也亦因陳所欲擇利而歸之耳若使怨二凶之往惡是飛廉惡來之輩可追武王之誅也後儒之責楚莊者是也而未悉彼時之情也啖助見杜預之謬説而反脣于左氏則暗也

令尹蔿艾獵服云蔿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諸子書稱孫叔敖為期思之鄙人其得進于莊王或謂沈尹戌或謂虞丘蓋蔿賈為子越所殺因淪于凡庶耳漢邉韶孫叔敖碑云名饒字叔敖出後人妄傳不足信世本云艾獵為叔敖之兄

使封人慮事高誘淮南注揚搉無慮大數名也

抑人亦有言詩十月之交釋文韓詩抑意也周語敢問天道抑人故也賈子禮容篇作意人故也蓋前言未了復起一辭謂之抑以其意所生故轉抑為譩

十二年傳庸可幾乎列子黃帝篇履虛乘風其可幾乎釋文音冀檀弓子張曰吾今日其庶幾乎疏云庶幸也其幸冀為君子乎」

先穀佐之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杜預何以知是彘季按彼誤以士魴之字為先穀也服云食采于彘故曰彘子

觀釁而動若武王觀兵孟津是公羊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服云釁閒也韋昭晉語注釁隙也

前茅慮無雜記云御柩以茅謂以茅旌為前導也新序鄭伯肉袒左執茅旌韓非外儲說右上楚國之法車不得至于茆門天

雨庭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茅門 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
說苑至公篇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于茅門之外少師慶逐之
然則楚軍壘之法以茅旌為和門如漢之旄頭在前豹尾車在
後故太子車不得近之也憲無者韋昭晉語注云晝則候遮夜
則扞衛謂羅闉狗附也張羅闉去壘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
右彍弩注矢以誰何謂之羅闉又二十人為曹輩去壘三百步
畜犬于其中或視前後左右謂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罷候遮
二十人居狗附之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謂設昏而罷通典李請兵
法諸軍營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
夜面別四人各領五騎馬于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又
云或刻為獸足而印履于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于叢薄然

浙江圖書館

後傾耳以遥聽竦目而深視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驅馳也所謂蹋伏也晉石勒為伏夜牙門唐有遊奕捉生將宋有踏白軍王明清摭青雜說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過其衝主將每令小校四出遊徼謂之踏白軍薛居正五代史朱珍傳復以踏白騎士入陳亳間

左追蓐通典李靖兵法曰移營先使候騎前行持五色旂見溝坑揭黃衢路揭白水澗揭黑林木揭青野赤以鼓五數應之令相聞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紫柴營環利鐵鎖大通索

中權後勁尉繚子兵令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 臣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劍斧立

之兵戟弩將亦居中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重以中壘四面乘之一而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為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

武之善經也周書武稱解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

衆散為弱杜預云兌柔弱按卦兌于地為剛鹵惠棟曰兌剛鹵非柔也師惟九三陽為師以統羣陰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令初變九撓二之權則坤衆散而為弱矣二為初撓故下三有師

而不從
有律以如己也九家易曰坎為法律今變之兌則律不從己張
惠言曰初失位不變故不用律
失屬亡師彘子中軍之佐故云失屬杜預謂鄭國非也
沈尹將中軍杜預云沈或作寢寢縣也惠云杜齊意以孫叔敖封
于寢丘故謂之寢尹呂覽篇荊莊王染于孫叔敖沈尹蒸注云
孫沈其二大夫則此沈尹也欽韓按叔敖為令尹似沈尹即孫
叔也又呂覽贊能云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蔡傳云楚莊問孫
敖于沈尹筮新序雜事作沈尹竺說苑雜言沈尹名聞于天下
以為令尹而讓孫叔敖據諸文則實有沈尹其人異說難同故
並存之

藍縷方言云楚以布而無緣敝而紩之謂之襤褸又云楚謂無

浙江圖書館

藍縷方言云楚以布而無緣敝而紩之謂之襤褸又云楚謂無緣之衣曰襤紩衣謂之褸按紩縫也疏所引謬誤

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若中射郎尹之屬見韓非淮南書

還大國之迹吴語注還轉退也言欲還退楚師之迹無在于鄭還或當作迁且堅切行進也佩觿辨證曰集韻撫謂之迁一曰伺候也進也表也言使羣臣侯視大國之迹猶在鄭否字與還別後人疑迁為還改之耳

御下兩馬音義徐云或作柄集韻柄飾也周禮環人注引此傳作柄齊召南云偏傍當從手不從木

請挑戰楚策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元戎十乘史記集解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

浙江圖書館

戎十乘謂車緩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甲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冐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六韜軍用篇所謂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也

游闕四十乘周官車僕掌闕車之萃注云闕車所用補闕之車六韜軍用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注從旁衝擊者也蝗螂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

駒伯曰杜預云郤先惠云郤騎字駒伯郤先子

屈蕩戶之惠云小爾雅戶止也昭十七年傳扈民無淫是古皆訓戶為止也按漢書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注亦引此傳為證俗本訛為尸蘇轍欒城集次子瞻石芝韻詩自注亦引此傳戶之知宋本不誤

惎之脫扃惎說文引作𢍏云舉也从廾由聲春秋傳曰晉人或

惎之脫扃惎說文引作𢍏云舉也从廾由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隊楚人𢍏之黃灝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玉篇收部𢍏渠記渠基二切舉也士昏禮注扃所以扛鼎張衡西京賦旗不脫扃薛綜注扃所以止旗然此下有拔斾投衡之事則脫扃不為止旗橫木也服云輪間橫木者是也

重獲在木下詩箋獲得也

抽矢菆既夕禮注蒲菆牡蒲莖也詩楊之水箋云蒲柳陸機疏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以柳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按鄭云牡蒲者赤楊也其幹尤堅直者耳

楚重至曹操孫子注革車重車也杜牧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

浙江圖書館

器械財貨衣裝也按軍行輜重在後故孫子軍事篇委車而爭利則輜重捐尉繚子所謂興軍去大軍一倍其道者也

遂園蕭蕭潰顧炎武曰下二字衍文

麥麴本草麴止痢齊民要術作笨麴有神麴法故此為笨七月用小麥不蟲者于大鑊釜中炒之緩火微炒連疾攪之不得暫停停則生熟不均候麥香黃便出不用過焦然後簸擇治令淨磨不求細預前數日曝艾令萎溲欲剛洒水欲均溲訖聚置經宿來晨熟擣作木範之令餅方一尺厚二寸使壯士熟踏之餅成刺作孔臥麴餅艾上以艾覆之密閉窗戶三七日麴成打破看餅內乾燥五色衣成便出曝之令極乾然後高廚上積之此麴一斗殺米七升

山鞠窮本草芎藭一名山鞠窮此藥行上專治頭腦之疾兼禦
濕氣出四川者為川芎
河魚腹疾奈何以上所謂隱語也藝文志雜賦家有隱書十六
篇列女傳臧文仲拘于齊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詞云
云此六韜所云隱書也又無鹽女言于齊宣王曰竊嘗喜隱宣
王發隱書而讀之呂覽重言載成公賈與荊莊王讔說苑正諫
咎犯見晉文公曰臣喜隱文公雕龍諧讔篇云自魏代以來化
為謎語迴互其辭使昏迷也
十年三傳使人弗去晉使來責衛者不肯去欲得其要領也
十年四傳復室其子劉炫以為傳文無衛侯之女為孔達之妻復
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惠氏曰室祿也周書有一室之祿

浙江圖書館

自一室千室卿之祿也周禮謂之宅田杜注非是其子謂得閭
叔穀也見世本欽韓按喪服公卿大夫之貴臣曰室老襄十七
年傳華臣弱皋比之室是卿大夫之家爲室耳
宋聾淮南脩務訓馬聾蟲也注聾無知也
屨及于窒皇杜預云寢門闕非也寢門之間安得有闕窒皇即
堂皇也前書胡建傳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廣雅堂堭壂也謂
前檐築土高處今謂之滴水者是也呂覽行論篇作履及諸庭
釋文云窒皇門闕亦非
於是有庭實旅百按禮器所云三牲魚腊籩豆之薦皆謂諸侯
助祭于天子所貢耳庭實車馬與皮也旅百者所謂旅幣無方
各以其國之所有也此賓所以享主人者非主人之饗賓杜預

謂主人亦設籩豆百品于庭以荅賓預之此言非獨禮記未見并此傳上文聘而獻物亦不曉其義矣

年十五于無妻即年妻聲之轉也莊子大宗師務光外物讓王作瞀光荀子成相篇作牟光是也公羊經仍作年妻

初稅畝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何休公羊注聖王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北齊制之一林謂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穀渠疏除邈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也

傳登諸樓車六韜軍畧篇若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

浙江圖書館

則有雲梯飛樓
下臣獲考當與下死字為句考死猶考終命也
而申固其命詩傳申重也言後人修德則其命將毀而重固
年十六宣榭火服云宣揚威武之處按今之演武廳矣鄭敦銘惟
二年二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于宣射宣射久矣五行
志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十五年王札
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
為和而藏之按傳云人火而說春秋者歸諸天戒虛相扳引非
也
傳以黻冕命士會典命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司
服職公之孤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注云孤朝聘天子及助

浙江圖書館

祭之服自祭家廟爵弁其大夫皆玄冠與士同按黻與韍同玉藻三命赤韍注此元冕爵弁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疏云他服稱韠祭服稱韍按他服之韠則玉藻所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注謂元端服之韠凡韠以韋爲之皮弁服皆素韠然則爵弁服以上合自稱韍鄭云尊祭服異名者以卿大夫惟助祭用冕弁方施韍但祭服爲然故言尊之其實韠韍之制一也士冠禮注云韍之制似韠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而下士韎韋而已

殽烝牲體不合升直以體骨薦俎也曲禮注殽骨體也疏云熟

肉帶骨而臠曰殽禮運注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殽謂體解而爓之疏云豚解者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

兩胉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脛即兩肩兩髀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于俎以進神者特牲禮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冠禮注凡牲皆用左胖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脡脊代脅為十一體也楊復儀禮旁通圖十一體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膊胳也膊亦作肫脊有三分前分為正脊次中為脡脊後分為橫脊脅亦作三分前分為代脅次中為長脅後分為短脅

按豚解下所云享有體薦韋昭云以體委與之體解者下云宴有折俎周語云體解節折而共飲食是也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云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今歷

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已過食
限大衍是

傳喜怒以類者鮮詩傳類善也言喜怒不妄施者尠也

庶有豸乎杜預云豸解也疏以為方言文今無之按周官充人
職設其楅衡置其絼注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
絼字當以豸為聲絼是牽牛之繩則豸亦制正之義檀弓注雉
牛鼻繩也即用令雉字方言紕繹督雉理也注云言正理也此
言郤子之快其志庶幾得其　正理　又昭十七年傳服虔解五
雉云雉夷也夷平也亦是平正之義與此相通也

十八年傳以失大援者杜預云不能堅事齊晉故云按失大援之
語行父之詭詞欺眾目宣公之于齊朝聘喪葬汲汲奔走若是

其勤齊以公故反其賂援之者亦甚力傳文分明何可厚誣壇帷至三踊而去(出)曲禮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此去國之儀本自有壇聘禮聘君若薨(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辯復命與介入北鄉哭(注北鄉哭新至別于朝夕疏云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此出使君喪復命之禮歸父既被逐不得復命于殯故使介復命也按奔喪禮至于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凡踊皆三)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于又哭括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奔喪之明日又明日也)三日成服奔母之喪皆如奔父之禮于又哭不括髮按臣為君斬衰似三哭皆袒髮奔喪又云聞喪不得奔喪乃為位凡為位者壹袒然今歸父惟壹袒

浙江圖書館

也又云大夫喪諸侯不敢拜賓注謂哭其舊君未知歸父之哭宣公視舊君以否此即位者即哭位也鄭云位有酇列之處如于朝夕哭位矣

浙江圖書館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六

浙江圖書館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六

吳　沈欽韓文起學

成公元年　作邱甲孫覺曰如杜說以為甸出甲士三人而使丘出之也夫一甸之地有四丘而使丘出甸賦丘豈能供之哉亦不能頓取于民如此之暴也蓋古者一甸之地兼有四丘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公始作丘甲則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故曰作丘甲也欽韓按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同然古制惟七十五人其廝輿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

如司馬法百人為一隊則丘出二十五人當一丘而一甲也車兼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于穰苴是春秋之中皆用丘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也李衛公問對此雖偽書以其論古制引之楚二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是丘出甲又不止一矣

二年傳隕子辱矣說文引云擅抎子辱矣抎有所失也惠云廣雅抎失也呂覽季夏紀抎于漢中高誘曰抎墜音曰顛隕之隕孔氏傳四年疏引云隕于漢中則抎與隕古字通欽韓按楚策莊辛云黃鵠折清風而抎矣抎即隕耳

繁纓以朝王肅家語注繁馬飾大帶纓當馬膺以索帬銜以黃金為飾也釋名鞅嬰也喉不稱嬰言纓絡之也其下飾曰樊纓

浙江圖書館

豈敢言病荀子議兵篇將死鼓御死轡
旦辟左右石經作旦北宋本同俗本作且按旦日當戰預于一
昔寢其父使之辟左右其夢必不在戰之日也作且誤
故不能推車而及按御車非右之事云不能推車者即上文鄭
緩所云苟有險余必下推車者蓋御者止執策循軌耳險阻隘
輪則須勇力之士扶輪故欒鍼為右掀公出淖周禮旅賁氏掌
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右各八人車止則持輪宋史輿服志王
輅有捧輪將軍四人推輪軸官健八人即周禮遺意
奉觴加璧以進古之軍禮想當如此服云司馬法若隕命則左
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按韋昭晉語注伐國獲
君若秦獲晉惠是為隕命

浙江圖書館

三入三出杜預云三入晉軍求之劉炫曰齊侯三入齊軍文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師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按劉說是也齊侯破膽之後豈敢復入晉軍晉軍方憤于丑父之紿三入其軍豈無指目寧肯輕縱如狄衛之容情乎劉氏所解皆明通遠過杜預孔頴達等必扶立一家不容稍参同異故唐立五經正義而漢魏以下經生之業盡亡殊可惜矣

抽戈楯冒之說文冐突前也一切經音義引賈逵國語注冐沒猶輕觸也沿作冒韋昭注冒抵觸也狄與齊無素故以戈楯抵觸之齊侯乃逸入衛師也冒釋文音亡報反非也

辟女子惠云辟讀為蹕大司寇職使其屬蹕按文不必讀為蹕

浙江圖書館

鄉士云為之前驅而辟朝云云以鞭呼趨且辟是解為辟止行人也釋文音避非

鋭司徒尚書顧命正義鄭云鋭矛屬

辟司徒如漢大將軍有軍司空主壁壘事也淮南兵畧處軍輯井竈司空之官也蓋齊無司空官

敢不惟命是聽杜預云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非也言幸而戰勝亦可從命此是虛言若不幸再敗方當如子命也

藉口藉借也杜解藉荐迋

先路三命之服尚書顧命郊特牲俱有先路次路之文鄭注先路象路次路是象路之貳也禮記疏先路亦殷路也對此故稱

先尚書疏引鄭注次路是金輅之貳則以先輅為金輅義各有所當也然此先路亦卿之正車謂夏篆夏縵之等杜預云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是不曉先路之義而妄為説按諸侯之卿車服不必皆受于王非有大功若士會子蟜者王亦不輕賜故傳特著于彼文以為異數今此三卿何能同時受王賜且計校于新舊乎彼直以先為前後之解亂道如此猶煩疏家發明哉

榑有四阿檀弓天子柏榑以端長六尺注以端題湊也天子葬無文以殯事明之喪大記注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攢木題湊象榑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攢不題湊象榑疏云題頭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鄉内也諸侯雖不象榑亦中央高如

屋形但不為四注按彼論天子諸侯之殯如其椁制則知四阿
之椁是天子制也周書作雒解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孔晁注廟
四下曰阿
哭于大門之外此蓋臨葬前載極南向時也既夕禮乃祖婦人
降即位于階閒疏云以極還鄉外階閒空故婦人從堂上降在
階又云賓入者拜之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是賓來弔哭猶入門
東之階下其他國來者猶入門西西階下也據士喪禮無事時
賓位繼外兄弟在門外北上其朝夕哭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
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
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注云賓皆即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
右還拜之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亦賓爾少進前于列令異

浙江圖書館

國來哭不就門西少進之位其非禮可知
遂常以葬知此常為祖載載時非始死及既殯後事者以諸侯五
月而葬五月以內來弔哭者非一不可盡在大門內行禮推祖
載正柩為時無多故得援晉人之例亦因中庭陳器車較柩也
鄭注既夕云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疏云以其一
廟則一日朝二廟則二日朝故葬前三日中間容二日若然大
夫三廟者葬前四日諸侯五廟者葬前六日天子七廟者葬前
八日差次可知按遷柩外向為行始當在祖廟最後一日者也
夭子蠻杜預謂夏姬之兄鄭靈公按兄弟何與其事當是先許
嫁在御叔前者列女傳無此句
不得尸吾不反矣御覽六百四十董仲舒決獄曰甲夫死未葬法無

許嫁以私為人妻當棄市按漢律夫喪既葬始嫁未葬而嫁為
不道夏姬將適巫臣故詭求襄老之尸
無為吾望爾也乎言其後入曾不為我望爾已久乎
蔡景公為左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故以蔡景公當其處
公衡為質成公雖有子尚幼不任為質蓋宣公子也
匱盟也遺空也言空有是盟也
誰居惠引檀弓及列子黃帝篇以証居姬互訓音同按頍弁箋
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釋文音基與居姬義同也
而輂伯實來而汝也實當為寔是也
三年傳兩釋纍囚晉釋穀臣楚釋知罃謂之兩
嗣宗職宗職猶言宗子之事下次及于事乃是以次序而當晉

浙江圖書館

之事杜預言嗣祖宗之位職非也
其位在三荀庚上軍師于六卿位在三也杜預以為下卿則下
軍新軍將佐又是何物
將授玨史記以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索隱云王劭按張衡
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玨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
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為王太史公探其旨而
言　欽韓按史記齊欲尊晉為王其傳謬如正義所駁若王劭所
稱兩君相朝不授玉亦無稽之談也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邾
子執玉高公受玉卑兩君相朝固授玉矣豈邾子復欲尊魯為
王乎蓋朝禮如聘修玉帛之好無不執玉也典瑞職云公侯伯
子男執圭璧以朝王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

相見是明証也王字說文作王三畫勻王字中畫近上直是史

遷不識古文有此謬耳

郤克趨進郤克為上擯相君也必趨進者晏子雜篇云兩楹之

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

上趨以及位也遬古速字無禮疏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

連步

四年鄭伯堅卒堅玉篇引作緊古千古兩二切公羊作臤穀梁作

賢惠棟引溧陽校官碑以為臤即賢按集韻緊經天切緊也或

作緊通作堅即此也

傳原屏放諸齊列女貞順傳卿大夫外淫放

既而告其人曰按其人嬰齊所使之人也自以私意告之亦如

衛出公問于子貢而子貢乃私于使者古人使問之禮節如此
杜預謂自告貞伯從人謬
降服司服職大裁素服注云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
之崩
乘縵巾車注夏縵亦五采畫無瑑爾縵非無文之謂以君而降
從卿之乘車自貶之義
六年立武宮以明堂位証之武宮或是武宮公之廟玩傳中立武之
語則是作宮于他所美其名曰武宮未必廟也杜預所解皆非
劉敞乃斥左氏為謬妄若然史漢所載無一非謬妄矣
傳授玉于東楹之東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賓致命公當楣再
拜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中堂南北之中也東楹之

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疏云兩楹之間為賓主處中今乃于東楹之東反侵東半間故云君行一臣行二也按鄭伯以兩君相見而降同大夫聘禮其志在過恭士貞伯譏其行速謂失其常度耳其實鄭伯降心于晉者深也

從公立于寢庭僕大夫如王之太僕掌内朝之事公揖則司士職之特揖旅揖三揖也入者入内朝諸侯大夫皆退矣太僕從入路寢正君位乃卻立于庭以待諸羣臣之復逆

七年鼷鼠食郊牛角爾雅翼鼷鼠類之最小者或名耳鼠又名甘口鼠食物當時不覺痛邵晉涵云今俗傳鼷鼠能入人耳

傳舍偏兩之一馬御行旅從巫臣非御故殺于旅沈文何謂聘使未有將兵車者非也傅遜曰古人一車謂之一兩詩百兩御

之孟子革車三百兩非二十五人為兩之兩蓋楚廣之制本有
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車之半邉為偏偏
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也欽韓按桓五年傳云先偏後伍偏亦
卒伍之數當是留步卒五十人甲士二十五人偏兩各一也
八年傳宋華元來聘杜預云聘不應使卿按聘禮君與卿圖事鄭
云聘使卿疏云及竟張旝司常云孤卿建旝故知使卿也禮記
卿館于大夫則知聘使是卿小聘乃使大夫也春秋經所載卿
聘多矣杜為此言不知其何心也
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按宣二年趙盾以括為公族而主趙宗今
括誅其田邑宗祀廢矣故韓厥有無後之言前之姬氏依于括
家宗子收族之誼同然括已滅無歸故武從姬氏畜公宮也

浙江圖書館

家宗子收族之誼同然括已滅無歸故武從姬氏畜公宮也

九年如宋致女曾子問疏引服虔云致女謂成昏非也士昏禮主
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是當夕成昏矣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
子以下至于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殁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
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于夫婦也欽韓按鄭
致孝之語范甯本之以訓穀梁似亦未允女臨嫁時施衿結褵
父母申戒之矣豈待成婦三月更施父教于夫黨哉以禮推之
昏姻之好婿家有反馬之禮女家亦當有聘問之使謂之致女
玉篇餪餽女也集韻女嫁後三日餉辰為餪女此俗閒所行邦
國之禮可知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杜預既推丙子為六月朔豈有赴從
七月而追書六月之死日乎齊與魯接境亦斷不淹久一月而

赴史官記事斷不顛倒如此杜自創長歷于甲子不合
傳不忘先君納采問名稱先君之遺體故穆姜猶稱先君
南冠而縶者續輿服志引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
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操南音呂覽音律篇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
實始作為南音
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眾材當乏人之時無不可器使
晉侯夢大厲趙世家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即
傳此事而史遷更雜采小說臆定之恵云李頤莊子解死而無
後曰厲
使醫緩為之呂覽至忠篇文摯曰請以死為王注云為治也

浙江圖書館

使醫緩為之呂覽至忠篇文摯曰請以死為王注云為治也

肓之上膏之下素問奇病論帝曰人有身體髀股䯒皆腫環齊
而痛是為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風根也其氣溢于大腸而
著于肓膏之原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馬蒔靈樞經脉注云膈
膈也凡人心下有膈膜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周圍著脊所以
遮膈濁氣不使上薰心肺也又膀胱諸穴分寸歌又從脊上開
三寸第二椎下為附分三椎魄户四膏肓第五椎下神堂尊第
六譩譆膈關七則膏當脊骨第四節肓當脊骨第七節也
甸人獻麥周禮甸師職主耕耨藉田按祭義諸侯藉田百畝
將食張靈樞脹論有五臟六腑之脹不同胃脹者腹滿胃脘痛
鼻聞焦臭妨于食晉侯殆此
況不令争叔申與鄭國之政君既因執不謹修事大之禮以紓

其君更造異謀遂有公子繻之事此其不令也非其人不可者言迹涉嫌疑必若伊尹周公者乃爲已任耳

十一年傳吾不以妾爲姒喪服小功章娣姒正計身之長幼不論其夫昆弟若弟然亦小有分別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孫炎曰同出謂俱嫁一夫也一夫者以己生先後爲娣姒若兄弟之妻本非親串同自外來則互相敬曰姒并身之長幼未必論耳

十二年傳金奏作于下下者堂下也凡升歌在堂上鐘磬之等並在堂下故皋陶謨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郊特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是也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注云肆夏樂章以鐘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此郤至登時

其金奏卽是肆夏郤至驚者以非人臣所受禮晉享穆叔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與彼同也蓋金奏有大有小孔疏不解鐘磬本在堂下因謂作于地室故驚郤至此直兒戲豈成解經

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鄭志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揔間天子無事則諸侯自相朝假如此年東方諸侯既朝天子而歸而西方諸侯不當朝天子則往朝此東方朝罷之諸侯也

十三年 傳宣伯欲賜致公朝王之事以為己力也

王以為介而重賄之聘禮賓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是介有贈賄之禮也

君亦不惠稱盟詩傳惠順也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劉炫以為此稱寡君正是其理杜何
知宜為寡人孔疏引鄭莊公告許大夫云假手于我寡人以杜
為是按莊公之告許大夫自述其言故我下稱寡人此文呂相
宣晉君之命則此我字呂相自我而稱其君為寡君理也
晉師乘和文選典引注乘因也杜預解卒乘非

十四年 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孫復曰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侯
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則衛國之事可知矣
不內酌飲酌當為勺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
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此謂三日
不食之後繼之以或歠粥或疏食水飲也此傳言夫人既哭而
息則是殯後正當疏食水飲以太子不哀故憤歎不內勺飲也

十五年 仲嬰齊卒杜預云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劉炫云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按仲遂生時已稱仲則遂身得仲氏若待嬰齊為後而曰仲氏則何能以後來繼絕之氏逆加生存之父乎

十六年 雨木冰舊唐書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歎曰此俗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蘇文忠公集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詩有千林鬖鬆如花韻會淞字林涷洛也俗云霜淞曾鞏詩自注齊地寒甚夜氣如霜凝于木上日出飄滿庭階齊人謂之霧淞語霧淞加霧淞窮漢貫飯瓮以為豐年之兆

公會尹子杜預云尹子王卿士子爵按畿內固有封爵如蘇子
者若公卿大夫但有八命六命四命之差而無公侯伯子男之
次且尹子為卿士若其出封當加一等為侯伯不僅為子男也
蓋王官出使尊之則曰公其卿士則通稱曰子若單劉者亦曰
子亦曰公不獨尹氏為然

傳鄭子罕伐宋杜預云因滕有喪而伐宋按大國有喪或可乘
間以侵小國滕小宋大猶羅鸗之仰鴻鵠彼有喪何妨宋力而
乘之伐宋乎杜預以傳文不虛出而強傳其事殊不思道理也

詳以事神詳祥字通易視履考祥釋文本亦作詳孟子申詳檀
弓作申祥虞翻易繫辭注吉事為祥公羊宣十二年傳注善用
心曰詳

浙江圖書館

荀伯不復從杜云不復故道顧云謂不復從事于楚按不復從者謂晉之餘師不能軍武說荀罃為楚師所獲不復從軍而歸」

而疏行首惠云司馬法凡陳行惟疏淮南子疏隊而擊之高誘曰疏分也　欽韓按行首領隊者也吳語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供稽此在壘中整陳之事也行頭即行首

陳不違晦後漢書鄧禹傳癸亥日王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是月晦及六甲窮日皆忌出兵也

在陳而囂孫子行軍篇擾者將不重也

登巢車以望晉師通典三兵十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有十二孔四面別布車可進退圜城而行于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

如鳥之巢若今之板屋也

楚師輕窕漢書周亜夫傳楚兵輕剽難與爭鋒

皆曰國士在惠云皆曰者皆晉楚之人也晉以楚有州犂楚以晉有苗賁皇故曰國士在然此說亦未順且從杜解

其卦遇復至中厥目堯峯文鈔汪子曰此蓋筮得復之頤也外繇坤為國又為西南方之卦故曰南國內震木克外坤土故曰蹙震為蒼筤竹以矢上射之象也凡卦上為首元者首也元王即文辭國君也又爻辭有災眚眚為目疾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是所謂用行師至于大敗以其國君凶者是也 欽韓按虞翻云坤為異邦故國君凶晉筮以楚為異邦

徹七札焉考工記函甲七屬注云謂上旅下旅同脊札續之數也

疏云謂上旅之中及下旅之中皆有札續一葉為一札文獻通

疏云謂上旅之中及下旅之中皆有札續一葉爲一札文獻通
考兵三十甲樣係四等計用甲葉一千八百二十五片內一等披
膊葉五百四片每片重二錢六分一等甲身葉子三百三十二
片每片重四錢七分一等腿裙鶻尾葉子六百七十九片每片
重四錢五分一等頭鍪簾葉子三百十片每片重二錢五分并
頭鍪一盔子眉子共重二斤一兩及皮綫結頭事件重五斤一
十二兩五錢一分每副共重四十九斤一十二兩按近世用鐵
葉古用革札鐵葉只一重革則七重其編挨之數不同也惠云
呂覽愛士篇韓原之戰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
中之者已六札矣言止一札未陷知甲以七札可數也
韎韋之跗注鄭雜問志曰跗幅也注屬也以韎韋幅如布帛之

幅而連屬之以為衣而素裳杜預乃賈服說周禮司服疏引之
案彼所指乃漢魏以下戎服所謂絝褶也隋書禮儀志袴褶近
代服以從戎今纂嚴則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不
舒散也中官紫褶外官絳褶腰皮帶以代鞶革方言大袴謂之
倒頓郭云今雹袴也雹縛之誤吳志呂範傳注江表傳曰孫策從容獨與範棊範曰今將軍事
業日大士眾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蹔領都督
佐將軍部分之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啟事自稱領都
督漢以來稱袴褶即大袴也唐會要九品已上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三十日已前並
服袴褶開元十九年勑應諸服袴褶者五品以上通用紬綾及
羅六品以下小綾接其制則文武官雖不戒嚴亦服袴褶也六
典平巾幘之服武官及衛官尋常公事則服之注冠褶依本品
色並大口袴袴褶之服朔望朝會則服之即袴褶之服又與大
口袴不同大口袴蓋令俗號
馬袴者其袴褶但不施裳耳始於趙武靈王胡服周無其製當
依鄭志

敢告不寍劉炫云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荅云敢告不寍
告其身不傷耳魏犨曰不有寍也以傷為寍此與魏犨相似按
漢書高帝紀注李斐曰寍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寍又哀帝紀
注寍謂處家持喪服是寍有死傷之義古治亂受增之字皆互
訓劉說是也
內旌于弢中鄉射記注旌總名也釋文注旌首曰旌
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楚之俘因告其旌為子
重之軍麾子重必在是麾之下
執榼承飲說文榼酒器也椑圓榼也孔叢儒服篇子路嗑嗑尚
飲十榼
案夷傷服云金創為夷按漢書楊雄長楊賦金鏃淫夷通典選舉

凡學士不得有金瘡痼疾

親于公室言親聲伯甚于魯也若如杜言郤犨顯露其背慢之迹于敵國之使不辭甚矣

奉君命無私杜預云不受郤犨請邑按無私通言聲伯之為人耳郤犨所私于聲伯者何至即時宣布

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於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按此以推之則十一月壬申為十六日杜預以長歷十一月無壬申日可知彼之長歷不通

傳士燮卒杜預云因禱自裁按死非可祈也然憂懼結于中寢

食發于外則數日之間無全理矣史傳載王商司馬攸以憂死者不可勝數豈必一一自裁于暗昧乎何休操三命以識傳杜預求通而妄造自裁之事皆傳之賊也

閉門而索客淮南天文訓冬七十二日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高絕于君將還閉門索客人臣之誼也

後使大夫殺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先殺者君之禮也不為無道以婦人而與田獵則荒耳

逃威也威當為畏之字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注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呂覽勸學篇注畏猶死也通典禮喪盧植注云畏兵及所傷又王肅云犯法獄死謂之畏白

冕通服喪畏者兵死也此作威者畏威文義通也致(攷)工記注古書
畏作威皋陶謨天明畏釋文馬本作威呂刑德威惟畏墨子尚
賢下云德威惟威是畏威字通也
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彙纂云以晉論之靈與厲相去不遠而靈
則書盾厲則稱國何也蓋穿弒靈公時則有董狐之直筆趙盾
遂稱惡而不辭今欒書弒厲公史筆未必如董狐赴告列國必
有所以諉其罪者魯之舊史從其所赴而書之春秋不與其諉
也故書曰晉弒其君 欽韓按傳云逐不臣者七人蓋即書偃所
諉也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但稱國以弒公穀二傳循經
而不得其故反仍歸惡于厲公此其書尚可用哉微左氏則亂
臣賊子之漏網者多矣

有兄而無慧漢書昌邑王賀傳故王清狂不惠蘇林曰色理青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

不能辨菽麥說苑辨物篇王子建出守于城父與成公乾遇于疇中問田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吾子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世說尤悔篇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然明于大而闇于小亦有良材文公種米曾子駕羊何足掩其全器也

祁奚呂氏春秋去私篇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注云黃羊祁奚之字

籍偃韋昭注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游也

以塞夷庚陸機辨亡論旋皇輿于夷庚李善曰繁鎖辨惑論曰
吳人者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臧榮緒晉書曰安帝時
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旋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欽韓
按疏引詩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夷由同聲則夷庚是王道蕩
平之義李善以為藏車之所非也然此夷庚又是宋通道也
襄公二年傳知靈公之為靈也莊子則陽篇衛靈公所以為靈公者
何耶大弢曰是固是也伯常騫曰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
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郭象注靈即是無道之謚也靈
有二義亦可謂善是謚法所謂亂而不損曰靈也
使擇美櫝以自為櫬齊民要術說文櫝楸也楸梓二木相類以
為棺材勝于松柏埤雅木莫良于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
人名匠也

人名匠也

與頌琴藝文志樂家雅琴趙氏師氏龍氏等却無頌琴故杜以雅琴為比然二琴形制不同三禮圖云雅瑟長八尺廣一尺八寸二十三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弦其他雅塤頌塤雅篪頌篪雅簫頌簫並雅侈于頌則雅琴長于頌琴矣文獻通考頌琴在俗樂部十三弦注如箏此後來改作非古之頌琴

婦養姑者也檀弓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注親所饋食之處

三年傳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杜預云漆甲成組文被練之袍按組條也漆如何成條文袍是有著之稱非戰所用賈云組甲以組

綴甲軍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
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畢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
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為甲
裏畢者所服按初學記廿二引周書曰年不登甲不組縢注云縷
繩甲不以組少儀甲不組縢注云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疏
云謂以組連甲及為甲帶言紟帶解經縢字縢是縛約之名釋
文云紟結也如鄭義亦以組連甲因以為飾管子五行注組甲
謂以組貫甲也燕策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絣吳師道補正曰
組今綬紛絛也韻書以繩直物曰絣此謂編組穿甲之繩也遍
考古書皆與賈說同惠棟云呂覽應同篇邾之故法為甲裳以
帛注以帛綴甲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

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畢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賈氏之注本此被練若非甲則被練三千兒者三百既非甲士是何物也以練袍為戰服妄矣且賈云盈竅杜既不明孔亦不疏好為肊説撥棄先儒不好學如是乎

軍事者有死無犯為敬韋昭云有死其事無犯其令為敬命與之禮食韋昭注禮食公食大夫之禮揔玉藻所云者皆傳食則不為禮食也

士富為候奄晉語使范獻子為候奄韋昭注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

四年傳金奏肆夏之三揔周禮注呂叔玉以肆夏為時邁繁遏為執競渠為思文鄭所不取杜預分繁遏為二徒形其陋

三夏至敢不重拜詩譜其用于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
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
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
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疏云鄉飲酒燕禮合
樂皆降于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奏
肆夏者當合文王也其于諸侯升歌大雅合樂小雅歌在堂上
合樂在堂下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此上取也諸侯以小
雅燕羣臣及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燕羣臣及賓歌小雅而
合鄉樂是皆為下就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為例其舞則
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于臣得用頌與此異也郊特牲大射
燕禮皆云大夫賓奏肆夏及杜子春周禮注賓來奏納夏皆謂

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按此盖用其節而不用其聲詩與升歌合樂別也按杜預解鹿鳴以下更說新義不知燕饗所常用者也是燕禮等篇彼平時未嘗寓目也

季孫曰畧漢律所云略人財物畧賣人是也唐賊盜律注不和為畧

武羅伯因世本夏時有武羅國中山經青要之山神武羅司之伯因古今人表作柏因

家衆殺而烹之紀年帝相八年寒浞殺羿淮南詮言羿死于桃棓天問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逸章句言羿射獵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按即此傳殺羿烹食事沿說之誤

浞因羿室天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王逸章句言浞娶于純狐
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按傳則純狐本羿妻故路史
云浞及乃烝取羿室純狐爰謀殺羿羅苹注純狐羿妻名

周辛甲之為太史藝文志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云紂臣七十
五諫而去周封之賈逵以為辛甲即尹佚藝文志又有尹佚二
篇云在成康時即大戴記之史佚不得謂為一人

官箴王闕夏商皆有箴見逸周書呂覽謹聽篇引周箴曰夫自
念斯學德未暮蓋亦辛甲之餘言也

獸臣司原賈子禮篇虞者囿之司獸者也

戎狄荐居服云荐草也劉炫謂莊子云麋鹿食薦即薦是草也
服言是按韓非內儲上若如臣者猶獸鹿也惟薦草而就漢書

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是也杜預以為薦聚則同于土著何易上之有

逆喪者皆髽言不為始死之服即用小歛時之髽著禮變也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士喪禮小歛主人髻髮袒婦人髽于室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士冠禮注纚一幅長六尺以韜髮內則疏引熊植云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髽之異于髻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喪服女子子在室為父髽衰注髽露紒也亦用麻蓋以麻自項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按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以髽當免此對士喪禮眾主人之免者也孔于彼疏云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惟一種婦人之髽則有三

别以麻髽對男括髮時以布髽對男子為母免時以露紒髽當喪服之女子在室髽衰又云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既不論男子之括免則不論女子未成服之麻布髽也既言髽衰三年益知恒髽之露紒也孔氏于小記既明三種之髽復主鄭氏露紒之義為三年恒服是不違正經于義得矣杜預于此云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髽而已若然傳當識云魯于是始不成服禮未本有髽宜僅云始髽乎魯雖衰替不至若是之無忌憚也孔穎達本亦不尚樸學故遂怏然攻鄭露紒之說而不復尋鄭喪服注因麻之義也

魯于是始髽檀弓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于臺駘始也注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皆吉笄無首素總喪

服記注云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續漢志皇太后入廟服簪以玳瑁為摘長一尺端為華勝公卿列侯二千石夫人魚須摘長一尺按弔服用吉笄而無首同于女子子為父母卒哭後歸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也魯習見孤駘之役去笄纚以髽此失之過重而杜預以為凡為喪者皆惟髽而無服非解也

國人誦之樂師職司鄭司農注云奏爾悲誦此國人之誦所謂悲誦也

我君小子抑之詩實虹小子於乎小子皆稱厲王也箋云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按晉有小子侯襄公在定姒之喪故也

五年傳貪也君子謂楚共王于是不刑劉敞曰傳言壬夫貪殺之當也何謂不刑乎解經若此取舍安從按左氏所載君子者皆

浙江圖書館

其時先生長者之言所以參同異之趣極商榷之情故其言有是有非在好學深思者自得之劉敞之言是也殿本注疏考證臣照按劉敞之論蓋亦謂左氏自作史斷而託諸君子云爾夫使非其時君子實有此論左氏自以為君子而著其論于聖筆之後厠之史策之間謬妄已極尚何問其論之當否乎夫左傳記事之書也紀當時君子之論云然即以知世風之升降後儒妄規左氏之過何未之思耶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趙汸補注曰行父殺嫡立庶專國政傳舍大惡錄小善亦當時流俗之論臣照按趙汸亦未悟左氏之意斥左氏為流俗之論不知左氏所記者正當時流俗之論也

浙江圖書館

流俗之論也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000362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